



저작자표시-비영리-변경금지 2.0 대한민국

이용자는 아래의 조건을 따르는 경우에 한하여 자유롭게

- 이 저작물을 복제, 배포, 전송, 전시, 공연 및 방송할 수 있습니다.

다음과 같은 조건을 따라야 합니다:



저작자표시. 귀하는 원저작자를 표시하여야 합니다.



비영리. 귀하는 이 저작물을 영리 목적으로 이용할 수 없습니다.



변경금지. 귀하는 이 저작물을 개작, 변형 또는 가공할 수 없습니다.

- 귀하는, 이 저작물의 재이용이나 배포의 경우, 이 저작물에 적용된 이용허락조건을 명확하게 나타내어야 합니다.
- 저작권자로부터 별도의 허가를 받으면 이러한 조건들은 적용되지 않습니다.

저작권법에 따른 이용자의 권리는 위의 내용에 의하여 영향을 받지 않습니다.

이것은 [이용허락규약\(Legal Code\)](#)을 이해하기 쉽게 요약한 것입니다.

[Disclaimer](#)

석사학위논문

# 韩国潜水, 海女的历史和文化

(한국 잠녀, 해녀의 역사와문화 번역논문)

제주대학교 통역번역대학원

한중학과

필 자 원

2022년 8월

# 韩国潜水, 海女的历史和文化

(한국 잠녀, 해녀의 역사와문화 번역논문)

지도교수 김 중 섭

필 자 원

이 논문을 통역번역학 석사학위 논문으로 제출함

2022년 8월

필자원의 통역번역학 석사학위 논문을 인준함

심사위원장 趙成植  (인)

위 원 宋咳宣 

위 원 金中燮  (인)

제주대학교 통역번역대학원

2022년 8월



# 目录

第一章 神话传说 .....	1
1. 创造神话中的智慧 .....	1
2. 女神雪门台奶奶和家 .....	3
3. 珍珠和祖先神 .....	6
第二章 海洋与古人类 .....	8
1. 韩半岛的海洋环 .....	9
2. 韩半岛新石器时代的人 .....	12
第三章 文献中的潜水者 .....	17
1. 珍珠和济州岛 .....	18
2. 朝鲜时代进贡鲍鱼 .....	19
3. 庆尚道的沉军和海夫 .....	22
4. 儒学者记录的济州潜女 .....	26
5. 连接济州和庆尚道的头毛岳 .....	34
第四章 潜女和海女的术语问题 .....	37
1. 为什么术语很重要? .....	37

第五章 从岛内到岛外 .....	46
1.视角与地域讨论 .....	46
2.殖民地(时期)出海去外地捕鱼的济州女性 .....	48
第六章 帝国主义的海洋和海洋资源 .....	59
1.工业原料——石花菜 .....	59
2.战争中使用的海草——甘苔 .....	62
3.应用于采摘鲍鱼的西洋潜水技术 .....	64



## 第一章 神话传说

### 1. 『创世神话』中的智慧

在韩国有一种人，她们被称之为“潜女”和“海女”。她们到底是什么人呢？要弄清楚这一点并不容易。我们可以从目前已知的许多资料和文物以及历史事件和记录中做对比，要综合考虑后得出结论。这其中有许多障碍需要我们克服。因此，比起立刻去寻找简单的答案，我们不如以长远的眼光重新审视目前已知的相关文献和资料。如果我们不把自己禁锢在目前所知的特定的形象中，而是放开思想，用另一种语言表达出来，我们又会得到怎样的解析和认知呢？

首先，我想把它与海洋也就是与水的世界联系起来，然后回到人类最初的故事中去，回归到最原始的神话中去。当我们想要一探究竟的时候，首先找到的就是我们内在的创世神话。太初的故事充满了许多比喻和暗示。韩国的神话大部分都是建国神话，为了了解万物是如何萌生的，世界是如何形成的，我们可以关注的神话只有济州的《天地王本解》。虽然有点长，但我想带大家去了解一个不被大家熟知的太初世界的故事。

济州岛流传的这个本解（“본풀이”，是巫师唱的巫歌，大部分内容是神话，以下译为“本解”）并不是被文献所记载的，而是作为巫师的神歌所流传的。<sup>1)</sup>民俗学家玄容骏先生从济州岛朝川里男巫郑周炳（音）口述的故事中提取内容，并把它当作《济州岛神话》（1996年，西门堂）开头的“开天神话”。虽然它与“创造”这个有分量的字眼相比，内容相对较短，但也因此显得尤为重要。因此，我想从中寻求人类对世上或者说对世界的思考。故事的开头是这样的。

最初，天地是混沌的。天地一体，一片黑暗。这中间有了一条线，裂开了缝隙，山突起，水流下来，天和地有了分界。天上有青露，地上有黑露（水露），融合在一起，阴阳相通，产生了万物。有了星星和云朵，公鸡仰头大声啼鸣，天就亮了。天上的天地王（玉皇大帝）放出了两个太阳，两个月亮，由此开天辟地。

---

1)2009年济州大学耽罗文化研究所发行的《李龙玉(音)神房本解》(济州大学韩国学合作课程编)中收录了《天地王本解》。



然而，世间的混沌依旧。天上有两个太阳，也有两个月亮，白天百姓被热死，晚上却被冻死。草木鸟兽皆会说话，鬼人无分，世界一片混沌。

陷入苦恼的天地王有一天做了一个梦。梦到自己把两个太阳和两个月亮中的一个分别吞了下去。天地王认为这个梦可以让他拥有一对双胞胎兄弟，而且这对兄弟能整顿混乱的世界秩序。于是他来到了人间，想要和地上的聪明王也就是聪明夫人结成天作之合。贫穷的聪明夫人连请天地王吃一顿晚饭的米都没有，只好去村里有钱人家借米做饭，但贪心的富人在米里掺了石头，知道真相的天地王严惩了坏心眼的富人。

他用雷电烧毁了富人的房子。火烧过的地方出现了死人，为了安慰那个冤魂，随之出现了巫术，进而冤魂进入神堂讨饭也由此产生。对穷人恶毒的人则用一个折断的勺子插在他们的屁股上，让他们转世为红豆虫或黑鸢，雨后用弯曲的嘴吃翅膀上的水。就这样，安排好一切，天地王接到了合宫日，与聪明夫人结为夫妻，然后就上天了。

他走前，对夫人说：“我留下两兄弟，大儿子姓江，名为大别王，二儿子姓风，名为小别王。”说完这些就离开了，聪明夫人挽留天地王，哀求天地王给个证物什么的。天地王拿出了两颗瓜子，说：“俩儿子若找我，正月头一个亥日种下瓜子，其中自有道理。”然后就上天去了。

正如天地王所说，聪明夫人生下了一对双胞胎儿子，兄弟俩长大了，到了上私塾的年龄，兄弟俩开始缠着母亲追问父亲是谁？听到原委的兄弟俩种下了瓜子，不一会儿长出来的藤蔓就伸向了天空。兄弟俩顺着树干爬上了天。迎接兄弟俩的天地王认为整顿混乱世界的时机已到。

天地王把阳间分给了哥哥大别王，把阴间分给了弟弟小别王。但弟弟小别王想要掌管阳间。弟弟让哥哥猜谜，说胜者得阳间。但次次都是哥哥赢。他又提议说：“这次种花种得好的人占据阳间怎么样？”哥哥在银碗和黄铜碗上种下花的种子，种子发出了芽，并一天天长大，但弟弟种下的花却枯萎了。弟弟跟哥哥打赌说让哥哥睡个好觉，却趁哥哥睡着的时候把花换掉了。

就这样，用诡计战胜哥哥的弟弟占据了阳间，但他却发现人间是两个太阳和两个月亮，万民都快死了。草木禽兽乱作一团，人鬼不分，谋反、杀人、盗贼、奸淫四起。

没有办法整顿这一混乱的小别王去求哥哥，于是哥哥大别王准备了千斤弓和千斤箭，射向天空中的两个太阳和两个月亮。留下前面的太阳，射下后面的太阳，把其扔到了东海；留下前面的月亮，射下后面的月亮，把其扔到了西海。因此，现在天上的太阳和月亮轮流升起，百姓才得以安居。

另外将松皮粉撒于世间，让飞禽走兽和草木的舌头发硬不得言语，只有人才能说话，鬼和人按重量来分，满百斤则算人，不足百斤则算鬼。整顿了自然秩序的哥哥再也不想为弟弟操劳了。因此，阴间的法是清明公正的，但人间却依然是混乱的。

以上就是流传的《天地王本解》的节选内容。<sup>2)</sup>这个神话包含了开天辟地和万物复苏的来历，我想其原本的内容应该更丰富。这个神话以萨满教神歌的形式被流传，寓意以比喻的形式被表现，又设定的是双重结构，因此其意义可以清晰地传达出去。

故事以类比的方式表现了天地王和聪明夫人、日和月、大别王和小别王、鬼和人、仁心与贪心的人、阳间和阴间、混沌和法制，其中包含了世界的来历、日月各为—的原因、产生冤魂、跳大神的来历以及不同于自然秩序的人世间混乱的原因等等。有趣的是小别王为争夺人间提出了谜题，而哥哥则把自然和人世间的道理放在谜题中，并在谜题中破解。“什么树会落叶，什么树不会？为什么小山上的矮草长得好呢？”通过弟弟的错误答案，我们可以得出哥哥的答案。也就是说管理世界的应该是“明理贤者”，应得以延续。想要治理世界就需要“聪明才智”，这与创造世界的天地王需要获得聪明夫人的帮助是相通的。

像这样，神话虽然有万物产生的缘由，其中也不乏有趣的部分，但更重要的是神话诠释了创造人世间秩序起源所要求的東西或重要价值。而这种价值毋庸置疑是具有社会性的。创世神话是在说人世间需要的是懂得管理世间万物的“智慧”。

## 2.女神雪门台奶奶和家

虽然《天地王本解》讲述了世界的诞生，但为了了解水的世界，我们必须走进另一个神话世界。本书所要讲述的是扎猛子的女人，也就是潜女的故事。与之相关最密切

---

<sup>2)</sup>玄容骏，《济州岛神话》，西门堂，1996，第11~21页。

的就是《雪门台奶奶》的传说。“奶奶”是神话中的女神。口口相传的这个神话内容包含了济州岛的诞生，可以说它是讲述岛屿起源的创世神话。

此外，济州岛很多地理位置的形成都是以（雪门台）奶奶的故事为出发点和背景，并以各种碎片的故事形式流传下来，比之前的《天地王本解》更富有生命力，这也是雪门台奶奶神话故事的一个特征。

这个女神的传说之所以在这本书中具有特殊的意义，是因为它的内容包含了之后我们要研究的关于大海和人类生活的起源。我想把女神与济州岛的起源联系在一起，并以1985年济州道出版的《济州道传说志》为主进行说明。这本书分别按照济州岛的各个地区收集了与之相关的传说。第一章是《汉拿山篇》，开篇介绍的是创造这座山的人——即雪门台奶奶（又称洗门台奶奶、雪明头奶奶、洗明后奶奶）。<sup>3)</sup>

奶奶用裙摆兜土运到现在汉拿山所在的地方，裙摆间漏下的泥巴变成了现在的寄生火山，最后倒出的泥土就变成了汉拿山。汉拿山的灵室奇岩（五百罗汉）据说是奶奶的五百个儿子。在汉拿山顶峰的白鹿潭据说有神仙骑着白鹿下凡，从白鹿潭可以看到南边远处的老人星，有一些关于长寿的传说。<sup>4)</sup>岛中央的汉拿山，就像它的名字一样，因“足以抚摸到银河系的高山”而得名。<sup>5)</sup>

雪门台奶奶传说的开头是讲说这个女神有多么地巨大，既有趣又有寓意。“人们仿佛亲眼所见一般”。<sup>6)</sup>通常是这样形容女神的巨大的：如果把汉拿山当枕头躺着，她的腿就会横跨冠脱岛（济州岛和全罗道之间的岛屿）；如果她的屁股坐在汉拿山上，一条腿放在冠脱岛上，另一条腿则放在西归浦前面的地归岛上，并把牛岛当作洗衣石来洗衣服；城山日出峰的奇岩是奶奶织布时用的灯台等。就这样，巨人奶奶创造了汉拿山。

这个巨人的元素与生产力紧密相关，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奶奶和爷爷一起捕鱼的故事。和雪门台奶奶一样个子高大的爷爷有一天决定和奶奶一起捕鱼，爷爷在牛岛（城山浦对面东侧）驱赶鱼，奶奶叉开腿坐在涉地岬（城山浦西南侧）前面的海，鱼儿们就进入了奶奶的下门。

3)济州特别自治道，济州研究院济州学研究中心，《济州的故事遗产》，2018，第207页。

4)济州道，《济州传说志》，1985，第35-38页。

5)济州道，前揭书，1985，第34页。

6)济州道，前揭书，1985，第34页。

虽然流传着各种各样的传说，但其中广为人知的一个是岛上的人请求奶奶搭建通往陆地的桥，奶奶则请求人们为自己做一件内衣的故事。

故事的结局是，由于奶奶个头太大，用上最后一匹布（又名雪明紬）也不够。因此，岛上的人请求建造通往陆地桥梁的愿望也未能实现，<sup>7)</sup>从而解释了现在的济州是“一个岛的缘由”。

像这样与奶奶有关的传说，把汉拿山/岛屿的创造者和岛屿的缘由变成了奶奶的故事。传说中的雪门台奶奶像盖房子一样铲土造岛，岛上的各个地方就像奶奶住过的地方一样。

通过岛上的人的各种故事，综合这些既简短又零碎的故事，我们不难想象当初奶奶铲土是为了给自己造一个住的“家”。汉拿山和寄生火山以及奇岩怪石等相关的故事则蕴含了奶奶生儿子、织布、洗衣服、躺着睡觉和捕鱼等奶奶的生活。而且这个女神就像自己的“奶奶”一样，是一种亲近的存在。

在这一点上，也许有人会怀疑“济州岛是不是母系社会”。那是因为女性强大的生存能力和与巨人相关的女性神话等都不禁让人们联想到母权社会。但历史并不是这样的。耽罗建国神话（即三姓神话）表明，社会治理体制是以男性姓氏群体为中心形成的。对于这个问题，我在此不会做过多的讨论。虽然雪门台奶奶的传说算不上英雄故事，但其重要性是值得关注的。零碎的、甚至有些荒唐的这个巨人的故事却让人感到趣味横生，这难道不是这个传说能够流传至今的力量吗？另外，她的故事以地理地形的方式登场，这就像是“既定的”舞台背景，谁也无法否认创造岛屿的就是雪门台奶奶。也就是说，济州岛是女神创造并“坐定”的。

根据《济州岛传说志》中的故事，在济州岛，高、梁、夫三姓神人出生的时代，雪门台奶奶她怀着统治济州岛的野心而来，但事不如意溺水身亡了。<sup>8)</sup>虽然通过历史事实去论证神话显得有些匪夷所思，这里的“野心”一词多半是话者的主观评价，但联系前后文的脉络，我认为这句话具有一定的启示性。济州岛人创造了女神“雪门台奶奶”那样的一个存在。之后，女神被红豆粥淹死了。那么，这样的消失又暗示了什么呢，我觉得这里别有一番深意。

---

7)济州特别自治道，济州研究院济州学研究中心，前掲书，2018，第214页。

8)济州道，前掲书，1985，第68页。

### 3.珍珠和祖先神

接下来让我们看看扎猛子的女性登场的本解。民俗学家们以济州岛《珠子奶奶本解》为基础，编写了《济州岛祖先神本解研究》。<sup>9)</sup>我将以民俗学家们编写的这本书为基础进行分析。本解中出现的人物算不上什么英雄，但他们的故事却蕴含了土产进贡的历史背景。

从内容来看，金老头是住在济州岛东北海岸新村里的船工，他为了进贡济州特产（蘑菇、石花菜、青角、海带、鱿鱼等）而前往首尔。进贡结束后返回济州的途中，在西大门外遇到了被许丞相夫妻俩抛弃的女儿，并把她带到了济州。

金老头把孩子藏起来偷偷地养着。孩子长到了18岁，开始对外面的世界产生了好奇心。她打开南窗听到长工用犁耕地的声音，打开北窗听到海女们潜水捕捞的呼气声。于是她对金老头说自己也要潜水捕捞，于是便做了海女。她捕捞了一千斤的大鲍和一千斤的小鲍，大鲍里面有银珍珠和金珍珠。

许丞相的女儿请求船工金老头与自己缔结百年佳约，于是他们便结了婚。后来她提议把珍珠进贡给国王。金老头献上后，国王让金老头做同知馆事（高丽，朝鲜时期的官职，相当于二品）。国王还赐给许丞相的女儿嵌着珠宝的缎上衣和缎裙子、各种颜色的珠宝、银戒指和金戒指以及银簪和金簪。她一共生了9个女儿，9个女儿分别与9个村庄通婚，子孙兴旺，最后成为了济州东部的祖神——珠子奶奶。

本解包括济州人的生活、进贡的历史、以海为生的这些人的生计和婚姻、繁衍生息成为祖先神等内容。一般我们认为海女是海岸村出身的济州岛人，但“被遗弃在首尔西大门的许丞相的女儿”却是从陆地来济州的。这与从“江南天子国”过来的女神们不同，而是一个着实来自韩半岛的女神。本解中的“祖先神”离我们更近，她在具体的历史中，她的故事虽然不是什么英雄事迹，却与我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

当初被遗弃的婴儿之所以能够成为祖先神，首先是她捕捞珍珠进贡，进而丈夫得到了官职，自己也得到了财物，这里的“珍珠”指的是财富。通过学习潜水捕捞获得珍珠，可想而知成为祖神的第一个条件那就是潜水捕捞。第二个条件是婚姻。当初被

<sup>9)</sup>金宪宣、玄容骏、姜政植(音)，《济州岛祖先神本草研究》，《报告史》，2006，第79~81页。本书中均标注海女所说，作者按原文记述，但无法确认口述当事人是不是海女。

“遗弃”的孩子，后来与船工金老头结婚，九个女儿的婚姻让她得以在许多地方受到祖宗神的待遇。她提出献上珍珠的建议，和她采集的鲍鱼中产出珍珠等，最终让她从一种被遗弃的存在，演变成为另一种存在，她捕获的珍珠就是她命运的转折点。再加上她生的不是儿子而是九个“女儿”，最终外孙们把她奉为祖宗神。

虽然凭这可以推论出济州岛不是强悍的父权制社会，但她的女儿们也许也是和她一样，也从事潜水捕捞。如果是这样的话，珠子奶奶不仅仅是血缘性的“祖神”，而是可以带来财富的祖神。既然“珍珠”是大海的宝石，那么它与财富的紧密性就不言而喻了。

像这样，在神话传说中我关注的部分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第一，要管理世界秩序所需的是智慧，神话中的“聪明夫人”象征这种智慧；第二，雪门台奶奶创造的“岛”象征她的“家”。第三，潜水捕捞采集珍珠，这表明与财富的关联性。

事实果真如此吗？在历史上，鲍鱼的采摘确实是一种进贡和劳役。但不只是在朝鲜时期才有潜水捕捞的历史，我们不能把历史限定在一个时间段去研究，如果限定时间段的话，历史和文化的大方向就会消失。在大海中采集的各种海产品、鲍鱼和偶尔出现的珍珠，只用朝鲜后期进贡的苦役并不能概括这一切。打开时间和空间，这可以对潜水捕捞的世界给予更丰富的诠释，这能揭示潜女文化的普遍性和特殊的价值以及意义。如果仅限于文献记录而断定那个世界，反而会因为我们的无知，在不知不觉中错过很多东西。就像进入湛蓝的大海一样，这本书从开头我们看到神话传说中导出了“智慧”、“家”和“富”这三个词语，我将以这三个词语为中心，对潜水捕捞的女性文化做出说明。



## 第二章 海洋与古人类

韩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潜女（海女）的呢？我们想要得到答案并不容易。“始祖”、“起源”、“由来”这些词语让我们回到了遥远的过去。过去的潜水女性不仅与今天我们接触到的“海女”有所不同，而且“过去”的情况也与现在大不相同。很明显，我们所接触的现代工业社会的渔业者与“过去”处于不同的环境。因此，我想以此为前提，通过重要的提问来推测当今扎猛子捕鱼文化的谱系。

所以第一个问题是，海洋对人类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换个问法就是人类与海洋联系的第一个方式是什么。路易斯·亨利·摩尔（Lewis Henry Morgan，1818-1881）是19世纪末美国法学家和人类学家。他对印第安文化很感兴趣，并与印第安人一起生活，对印第安文化进行了研究。他的代表作是《古代社会（Ancient Society）》（立足于进化论），他将人类的发展阶段及私有财产的起源等从逻辑的角度进行了系统化研究。他是研究原始人类古代史的先驱，因而被人们所熟知。这本书的作者摩尔根对人类发展中的捕鱼（作为在大海中获得某种东西的意义）及其性质进行了研究。通过他的研究我们会得到启发。他认为，人类在初期的发展得益于掌握了获得连续性生活手段的相关技术。连续性技术是指获得5种食料资源的技术，即①食用果实和草根，②食用鱼类，③种植淀粉类植物，④食用肉和牛奶，⑤依存于野外农业获得生活资料等。<sup>10)</sup>

摩尔根认为，人类可能利用了火来烹饪鱼，并强调称，鱼是人类创造的“最早的料理”。<sup>11)</sup>另外他指出，人类把捕到的鱼作为食物的重要性是人类向地球上各个角落移动的可能因素。

鱼类是唯一的分布在世界各地、可以无限制的供应并随时都可以获得的食物。在原始时代，谷物即使存在，也不被人所了解。狩猎的不确定性决定了它不能成为人类获取食物的唯一方式。

人类为了获取这样的食物，克服了气候和地域上的困难。在这样持续的野蛮的环境下，人类沿着海、湖或河流的流域迁徙，并转移到地面上的许多地方。关于这种迁徙的事实，都可

10)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古代社会》，崔达坤(音)、郑东浩(音)译，《文化文库》，2005，第37-47页。

11)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前揭示，2005年，第39页。

以在各个大陆上发现的燧石或石器的遗物中找到大量的证据。在依靠水果和天然的生活资料生活的情况下，从原来的居住地迁移到另一个地方几乎是不可能的。

食用鱼类和种植农作物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时间差，这导致了上述大范围的迁徙。<sup>12)</sup>

这些观点不仅体现了古代人类从海洋中获取食物的一面，而且与人们常说的“海洋作为粮仓”的背后与人类向地球其它地区延伸的移动性紧密相关。因此，他的观点备受关注。

摩尔根立足于单线进化论，将人类的发展划分为“野蛮-未开-文明”三个阶段，他认为人类是分阶段发展的，每个阶段都有前期、中期和后期。这种以西方为中心的进化论恰恰也是今天受到广泛批评的地方。但即使考虑到这样的批评和局限，食用鱼类的重要性也不能被否定。他再次强调把食用鱼类的生活方式放在野蛮时代的前期，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一阶段和第一个时代，食用鱼类的生活是人类社会形成的基础。<sup>13)</sup>

## 1. 韩半岛的海洋环境

据推测，人类从海边获取海草和贝类食物资源始于新石器时代。朝鲜半岛海岸线绵长，东海和西海状况大不相同，各种海岸地貌各具特色。东海在很多方面与西海和南海大不相同。东海是被日本列岛和库页岛包围的海域，大陆架狭窄，平均水深约为1700米，朝着太平洋的西北方向，整个海域由大陆架组成。西海的平均水深不到50米，南海也只有约100米。特别是西海，在最后一个冰河期整个是陆地，那时的济州岛与韩半岛相连。当时海平面比现在低100多米，大约在4000年前上升到现在的高度。沿海各种水产资源丰富，在交通不便的情况下，传统的水产加工品却能在全国广泛流通。<sup>14)</sup>

---

12) 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前揭书，2005年，第39页。

13) 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前揭书，2005年，第29页。

14) 国史编纂委员会，《韩国史1总说》，探求堂文化史，2002，第52页。



韩半岛和中国大陆发达的大河流入西海，西海岸的潮差在世界上也很有名。大潮潮差达 8.1 米。西海的代表性鱼类除了为产卵洄游而来的黄花鱼以外，还主要有银鱼、带鱼、梭子蟹、鱼虾等。西海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沙滩。栖息在沙滩上的蛤蜊、牡蛎和冬竹等贝类很有名。<sup>15)</sup>西海现在也被称为“贝类之海”，这里有很多贝类。

东海是北韩寒流 ( North Korean Cold Current ) 和东韩暖流 ( East Korea Warm Current ) 交汇的地方。有明太鱼等寒流性鱼类种群和鱿鱼、秋刀鱼、凤尾鱼、鲛鱼等暖流性鱼类种群洄游。南海受黑潮 ( Kuroshio Current ) 的影响，冬天水温也会维持较高，全年都可以做捕捞。南海鱼种丰富，有凤尾鱼和沙丁鱼、带鱼、青花鱼、竹荚鱼、鲷鱼、比目鱼、康吉鳗等。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紫菜、海带、牡蛎养殖等开始蓬勃发展，到了 90 年代，随着活鱼需求的提高，网箱养殖迎来了春天。<sup>16)</sup>另外，这里不再是海女们采摘鲍鱼，而是人工养殖鲍鱼。这里成为养殖鲍鱼的产地，为增加渔民家庭收入做出了贡献。

韩半岛三面环海，但年气温差很大，冬季受西伯利亚高压影响，寒潮周期性来袭，夏季北太平洋高压扩张，酷暑持续。另外，南北绵长的韩半岛，南北之间的温差较大。从年平均气温分布来看，济州岛和南海岸气温最高，为 14~15℃，盖马高原气温最低，为 2~3℃。年降水量自南向北递减，南海岸最高在 1600mm 以上，最少的盖马高原为 500~600mm。降水集中在夏季，6 月~9 月相当于雨季，占年降水量的 60% 以上。7~9 月台风来袭，给南部和中部地区造成灾害，但台风对海洋生态系统也有促进环流的积极作用。<sup>17)</sup>

位于台风路口的济州岛是“韩半岛第一大附属岛屿”。该火山岛位于北纬 33.1° 东经 126.1°，东西长约 74 公里，南北长 32 公里，呈椭圆形。中央是海拔 1950 米的汉拿山，山斜面呈南北走向的陡坡，东西呈平缓的地形。火山爆发让平缓的熔岩延伸到海岸，形成了壮观的 360 多个寄生火山 ( parasitic cone )。自第三纪末开始到第四纪，通过几十次巨大的火山活动最终一次性地喷发形成了济州岛，之后由于长期受到风化侵蚀作用形成了平缓的丘陵和熔岩地，由于沉降运动最终变成了岛屿。<sup>18)</sup>

---

15)国史编纂委员会，前掲书，2002，第53页。

16)国史编纂委员会，前掲书，2002，第52-53页。

17)国史编纂委员会，前掲书，2002，第54-62页。

18)崔淳学，《济州岛和OAHU岛的地质构造及水资源特性》，《济州岛的陆上及海洋资源》(济州岛研究会第七次全国学术大会资料集)，1991，第8页。

济州岛周边海域的海况复杂。南北出现的水块性质及海况变化情况不同。表现为西北海域受韩国南海沿岸水和黄海低层冷水影响较大，而东南海域水温高，但各成分浓度范围变动幅度小，且受对马暖流 ( Tsushima Current , Tsushima Warm Curren ) 直接影响。<sup>19)</sup>不同季节周边海岸出现的浮游生物数量也不同，夏季秋季较多，而冬季春季较少。<sup>20)</sup>

同时，海洋无脊椎动物是海洋的主要资源，也是潜水者采集的主要海产品，宋俊任研究了海洋无脊椎动物的地理分布，他根据海底地形和海流，水温、盐度、透明度等海洋状况和条件把韩国海域分为 4 个海域 ( 黄海、南海、济州岛、东海 )，指出济州海域的特征是“海洋无脊椎动物的宝库”。<sup>21)</sup>南海拥有最多的无脊椎动物，而济州岛的特产物种 ( 只栖息在此海域的生物 ) 的数量比其它地区多。<sup>22)</sup>对 1040 种海洋无脊椎动物的调查结果，如下表所示。

<表1>朝鲜半岛周边海域海洋无脊椎动物的分布				
区分	1040物种中海域间分布物种的数量			
	分布物种		特产物种	
南海	648种	61.40%	167种	16.10%
济州岛	503种	48.40%	240种	23.10%
东海	382种	36.70%	84种	8.10%
黄海	307种	29.50%	43种	4.10%

资料：参见宋俊任，1991，第136页，由笔者制作。

19)高有峯《济州岛周边海域的环境和低次生产》，《济州岛的陆上及海洋资源》(济州岛研究会第七次全国学术大会资料集)1991，第114页。

20)高有峯，《济州岛海洋水产史》，角注，2011，第122~123页。

21)宋俊任，《济州岛的海洋资源-海洋无脊椎动物资源》《济州岛的陆上与海洋资源》(济州岛研究会第七次全国学术大会资料集)，1991，第139页。

22)宋俊任，前揭文，1991，第136页。

在海洋资源中不可缺少的还有海洋植物资源。据悉，人们对海藻的正式研究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姜悌源教授于 1966 年发表了《韩国产海藻的地理分布》，该论文中介绍了 414 种海藻。其中蓝藻 11 种、绿藻 61 种、褐藻 95 种、红藻 247 种。他以水温、潮流等为中心对韩半岛沿岸的海洋状况进行了研究，将海藻的分布划分为 5 个区域：①元山湾以北的东海岸北部；②从元山湾到迎日湾蔚歧岬的东海岸中南部；③南海岸和郁陵岛；④西海岸；⑤济州岛。并对该藻类的系统进行了分类，指出济州岛是由北方系（2%）、温带系（74%）、南方系（10%）、世界物种（15%）组成的。特别指出，有很多南方海藻只有在济州岛区域才能看到。<sup>23)</sup>根据季节单位面积生物量的比较资料显示，济州岛海藻资源相对丰富。<sup>24)</sup>虽然最近紫菜、海带等浅海养殖海藻不断增加，但这是与扎猛子潜水无关的养殖渔业。鉴此，我们不难推测济州岛海洋植物资源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是扎猛子潜水的必要生态条件。另一方面，最近全球性的地球变暖现象，不仅使海水温度上升引发灾难，随着生态系统的变化，海洋动植物的生长也随之变化，这会给捕鱼文化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也是值得关注的部分。

## 2. 韩半岛新石器时代的人

那么韩半岛的情况又是什么样的呢？虽然普遍认为“大海”是危险的地方，但在世界上的许多捕鱼社会中，海是一个具有多种意义的地方。韩国同样是一个拥有三面大海的半岛地形，虽然我们在对大海的认识和知识、信仰和技术、习惯和制度等方面的了解逐步提高，但对海洋世界一直没有足够多的关注。与一般的认知不同，海洋始终是“存在”着的。韩半岛考古研究成果就可以证明这一点。

就像身为笔者的我所思考的“潜女”一样，她们不仅仅是水中的捕鱼者，在漫长的岁月中她们留下了固有的文化谱系。我们为了更好的了解，不仅要通过文献资料，还需要考古学者的研究才能完成。据新编的《韩国史》记载，韩半岛的沿岸在古代社会中起到了人类生存所必需的粮食仓库的作用。<sup>25)</sup>根据 2002 年国史编纂委员会发行的《韩

---

23)金永焕(音)，《济州岛海洋养殖资源：海洋植物资源的宝岛——济州岛》，《济州岛的陆上及海洋资源》(济州岛研究会第七次全国学术大会资料集)，1991，第147-148页。

24)金永焕，前揭文，1991，第159页。

国史》，韩国的史前时期划分跨度较大，旧石器时代约为 70~20 万年前，新石器时代是公元前 8000 年至 10000 年，或是公元前 2000 至 15000 年，青铜器时代是公元前 1500 年至公元前 300 年，铁器时代是公元前 300 年至公元 300 年，并分为前期和后期。<sup>26)</sup>但从旧石器到新石器的这段时间里，没有发现相关的遗物，这段时间一直是空白期。<sup>27)</sup>济州岛高山里遗址的发掘，起到了连接两个时代的作用。

到目前为止发掘并被报告的贝冢遗址表明，新石器时代的人除了捕杀飞禽外，还捕杀海兽。据悉，除了通过蔚山盘龟台岩刻画中能知道他们捕杀鲸鱼外，新石器时代的人还猎杀海豹、海狗、海狮等。<sup>28)</sup>从出土文物来看，新石器时代的捕鱼方法分别是用鱼叉、矛、刺鱼的鱼叉渔法、用箭射捕的弓箭渔法、钓鱼渔法、用网捕获的网鱼法等。<sup>29)</sup>

而人类自己潜水捕捞的扎猛子的方法可以通过贝类的遗物推断出来。贝冢出土的贝类有在落潮时露出来的潮间带栖息的贝类，其中有牡蛎、青蛤、文蛤、马尼拉蛤 (Manila Clam)、螺蛳、多形滩栖螺(Batillaria multiformis)、朝鲜花冠小月螺 (Lunella coronatacoreensis)、毛蚶、海螺等；还有栖息在较深处的贻贝(海虹)、鲍鱼、红皱岩螺、牛角蛤、栉贝(albolineata, Glycymerididae)等。此外，栖息在较深处的贝类只能由潜水者采集。在欲知岛 2 号石墓里埋葬的壮年男性和烟台岛集体墓葬中发现了成年女性头盖骨，他们都患有外耳骨瘤，据推测这可能与潜水作业有关。<sup>30)</sup>

而贝冢一般是指过去人类采食后丢弃的鱼贝类和动植物的残留物等构成，是各种生活垃圾经过长时间堆积而成的遗址。贝冢中贝壳使土壤呈碱性，因此不仅贝壳保存完好，还保存了当时人们用来食用的动物骨头等小骨头。从这个意义上讲，贝冢具有很高的考古价值。

人类开始利用贝类或鱼类作为食物资源的说法可以在 30 万年前的法国旧石器遗址——泰拉阿玛塔(Terra Amata Site)中找到踪迹。但人们认为，将水产资源积极用

25)参见国史编纂委员会，《新编韩国史》第2卷(韩国史数据库<http://db.history.go.kr>)。

26)国史编纂委员会，《韩国史1总说》，探索堂文化史，2002。

27)国史编纂委员会，前揭书，2002，第305-306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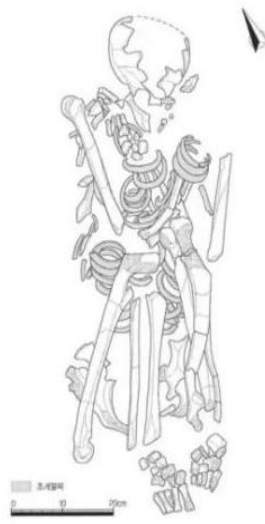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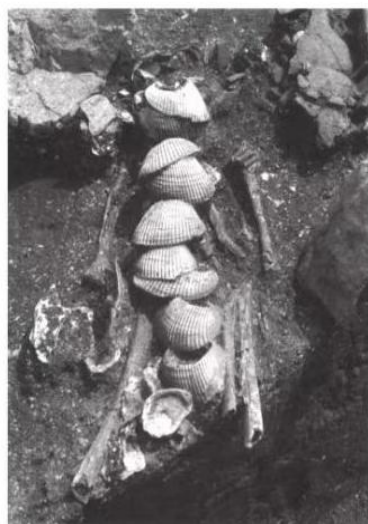
28)国史编纂委员会，前揭书，2002，第494页。

29)国史编纂委员会，前揭书，2002，第496页。

30)国史编纂委员会，前揭书，2002，第497-498页。

于生计并留下痕迹的时间应该是距今 1 万年前，从那个时期开始出现了具有考古学意义的贝冢。据悉，韩国贝冢的出现和正式形成是在新石器时代的初期，继而一直持续到青铜器时代和三韩、三国时期。<sup>31)</sup>

以 2010 年为准，在韩半岛调查的贝冢遗址达 598 处，如果在同一遗址上考虑不同时代的贝冢，总数量达 698 处。主要集中分布在西海岸和南海岸地区，东海岸也有一部分。这应该是受自然地理条件所影响。新石器时代堪称“贝冢时代”，全国的海岸都分布着大量的贝冢。以大海为生存空间的这种捕鱼是韩半岛新石器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捕鱼不仅在生计养殖和生产经济中占有重要比重，还成为了与周边地区形成文化交流的基础。<sup>32)</sup>



<图1>加德岛獐项遗址遗体上的贝壳46号墓) <图2>加德岛獐项遗址的贝壳手链(41号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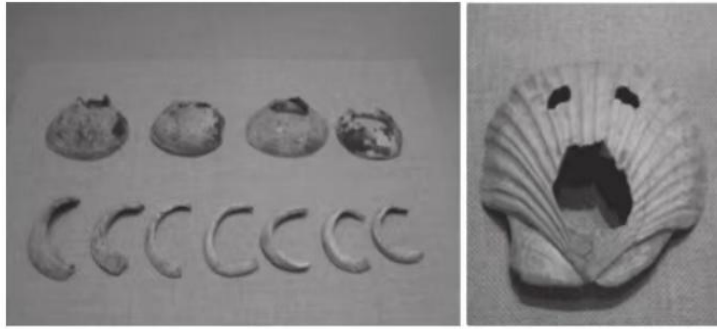
釜山市前海影岛韩国海洋大学入口处的东三洞贝冢出土的贝类中，密鳞牡蛎 (*Ostreadenselamellosa*) 占 20%，而贻贝 (海虹) 占 60%。除此之外，鲍鱼、海螺、饭螺、藤壶也出现了相当数量。贻贝 (海虹) 是栖息在潮间带或浅海水深 20 米处的暗礁上的盐水山贝，充分体现了东三洞遗址的外海性质。在与东三冢贝冢同为外海性

31)河仁秀,《新石器时代贝冢文化的理解》,〈韩国埋葬文化遗产调查研究方法论8〉,国立文化遗产研究所,(株)Joint Creative,2013,第9~10页。

32)河仁秀,前揭文,2013,第11-13页。



质的上老大岛、上里、山登贝冢中，密鳞牡蛎、牡蛎、鲍鱼、海螺、贻贝等栖息在外海海底礁石上的贝类出土率也较高。<sup>33)</sup>此外，这里的贝冢中出土了贝壳假面和意味着与日本有过交流的黑曜石、以及贝壳手镯。因此，这些贝冢被公认为是重要的遗址。



<图3>贝壳手镯和贝壳面具（釜山广域市 影岛区 东三洞/东三贝冢博物馆）

我们可以猜测到西海岸新石器时代时期的人与中国东北海岸地区的居民是有交流活动的，但具体资料较少。相反，南海岸地区的捕鱼者与日本九州地区的绳文人有着几千年的交流活动。通过整个新石器时期的交流，这让两个地区的生业情报和文物得以进一步发展。<sup>34)</sup>

贝壳手镯是新石器时代的人用捕鱼时获得的贝壳进行加工而制成的首饰，据推测可能是因为当时有流行佩戴手镯的风俗。<sup>35)</sup>此外，我们可以从南太平洋特罗布里恩群岛 (Trobriand Island) 和交换贝壳手镯和贝壳项链的库拉环 (Kula Ring) 制度中发现，利用贝壳的海洋文化其实早就在很多地区形成了。当然，作为装饰品的这些贝壳，很有可能是通过扎猛子潜水获得的。揭示库拉环制度的马林诺夫斯基解释了特罗布里恩群岛的多布岛人采集制作手镯和项链的卡洛马贝壳的神话。他认为这也表明了多布岛人当时对贝壳的垄断地位。<sup>36)</sup>

33)国史编纂委员会，前掲书，2002年，第499页。

34)河仁秀，前掲文，2013，第35页。

35)河仁秀，前掲文，2013，第34页。

36)马林诺夫斯基《西太平洋的航海者》纽约：E.P.Dutton公司，1922年，第368页。

让我们先来看看前面提到的高山里遗址。济州岛西侧海岸村高山里以拥有广阔的平原、秀丽的海岸、遮归岛的传说和济州海女潜水捕捞而闻名遐迩。在这里的遗址中出土了 6500 件石器和陶器碎片。其中包括 404 件在陆地上很难找到的三角形小型石镞和 50 多件没有图案的褐色陶器片。而且，由火山灰层形成的该遗址的文物包含层中，文物和以往一样都在鬼界 Akahoya 火山灰层下出土。公元前 6800~6300 年在日本九州 ( Akahoya Eruption ) 的火山喷发是最强烈的，该火山灰层的堆积跨越了很多地区，这一点已被确认。这种火山灰在韩国的东海和南中国海都有出现过，在济州岛也被发现过。此外，在日本爱媛县上黑岩第 6 层出土了许多与高山里相似的石镞和褐色陶器片。高山里出土的遗物不同于目前韩半岛的文化形态，它相当于旧石器时代结束后韩半岛斜纹陶器文化产生之前的文化要素。因此，根据高山里遗址可以重新定义一个“古石器时代”。<sup>37)</sup>

从这些事实来看，在新石器时代，海洋是生存、移动和形成文化的基础，扎猛子潜水渔法也包含在其中。我们也发现这个世界已经超越了我们现在所能想象到的边界，而且延伸到了更广阔的地方。这意味着我们在讨论起源时不能只停留在一个国家的历史范畴，而是需要区分移动和交流的视角。

---

37) 国史编纂委员会，前掲书，2002，第306页。

### 第三章 文献中的潜水者

中世纪的韩国女性潜水者是什么样的，我们想要得到答案，只能查阅过去被记录下来文献。但是文献是反映记录者的身份和知识背景的，所以在“阅读”文献的时候，就会自然而然地会做一些诠释的工作。为了了解中世纪韩国女性潜水者的情况，我引用了一些文献，并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进行了说明。

首先，我必须介绍一位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金荣敦教授通过《韩国的海女》(1999)等多篇论文，对济州岛海女进行了很多研究，并取得了诸多成绩。可以说，目前为止也没有人能超越他。他在1970年的论文《济州岛海女研究序说》<sup>38)</sup>问到济州岛海女是从何时、从何地开始的？她们是怎么样的？他认为海女的起源可能是新石器时代的人类为了解决生存的食物而开始进行捕渔的。而且他主张济州岛是海女的发祥地。根据济州岛的老人们的说法，海女是在表善面岁华里、城山浦温坪里、朝天邑北村里、旧左邑金宁里等地发祥的。虽然没有客观的证据可以证明这一点，但这些地区自古以来就盛行海女作业，这也是不争的事实。<sup>39)</sup>同一时期发表海女研究的康大元也提到说济州岛是海女的发祥地。原因是神话中出现了很多神，不同于其它地区，济州岛有着很多的潜女，以及进出其它地区的历史(日本帝国主义时期)。此外，还有海女从小潜水捕捞，以及表现出对天气或季节的适应力和耐力等。<sup>40)</sup>

虽然在此之后认为济州岛是发祥地的说法还有很多，但如果要证明这些说法，还需要更多学术上的比较研究。在日本，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就有遗物证明存在扎猛子捕鱼者，<sup>41)</sup>同时，波斯湾和印度南部也有男性珍珠捕捞者。从这一点来看，作为人类的捕鱼法的一种，潜水捕鱼是普遍的且自然发生的说法是比较恰当的。(对此后面有介绍)

现在依然有女性潜水者集体进行积极捕捞的国家只有韩国和日本，这是不争的事实。那么，肯定有人会问为什么。目前我的答案是--东亚历史的特殊性是这些现存的

38)金荣敦，《济州岛海女研究序说》，星谷论丛第1辑，1970，第428-437页。

39)金荣敦，前揭文，1970，第433-434页。

40)康大元，《海女研究》，韩进(音)文化社，1973，第31~39页。

41)田边悟，《海女》，法政大学出版社，2000。



女性潜水捕鱼者的重要因素。另外，我们还要对全世界的潜水捕鱼者的分布和性别的特殊性以及形成性别特殊性的原因进行考察。

正如之前考古文物所展示的那样，在南海岸地区的遗骸中发现因潜水而产生的外耳道骨瘤。这说明扎猛子潜水捕鱼法不仅出现在济州岛，在南海岸一带也早已形成。而且不仅是女性，男性也从事了扎猛子潜水捕鱼。另外，他们在大海中打捞的并不是像现在这样只有鲍鱼、海螺、海带和石花菜等食物，还有珍珠。先不说性别，人类通过扎猛子潜水渔法，不仅采摘鲍鱼、海螺，还包括珍珠。让我们在历史文献中寻找它的踪迹。

## 1.珍珠和济州岛

2009年济州岛海女博物馆出版了《济州海女史料集》，将与海女相关的历史记录汇集，并将其分为朝鲜前、后两个阶段，内容整理如下。<sup>42)</sup>

①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文字王十三年（504年）十三年（504年）夏四月派使臣入魏朝贡，世宗（北魏的皇帝）在东堂召见了使臣芮悉弗。芮悉弗进而曰：“小国诚至天涯，数代以纯诚，将土产献给王，不约而同。只是黄金产于扶余，白玉石产于涉罗，扶余被靺鞨人（勿吉）追赶，涉罗并入百济。”（中略）世宗说：“高句丽历代受上国之助，擅治海外，尽伐九夷之刁夷（征讨了刁蛮的女真九族）。酒瓶空是酒缸的耻辱，上次进贡土产贡品的失误是高句丽王的责任，卿将朕之意转告卿之王，尽用威逼利诱之策，消灭害群之马，使东方百姓安康，使两邑重寻故地，没有疏漏地常献土产。”<sup>43)</sup>

②高丽史文宗33年（1079年）“耽罗求勾当使（外交使臣）尹应均献了两颗大的珍珠，像星星一样闪耀，所以当时的人称之为夜明珠。”<sup>44)</sup>

---

42)参考韩国历史数据库 (<http://db.history.go.kr>) 纠正了部分错误。

43)《高句丽本纪》，文咨王，使臣访问北魏，与皇帝面谈，504年4月（阴历）。

44)《高丽史》卷九，世家，卷第九，文宗33年11月，耽罗求勾当使（高丽前期在现济州岛设的官职）献上夜明珠，1079年11月8日（阴历）。

(3)高丽史忠烈王二年(1276年)「闰三月,元朝派林惟干和回回人(伊斯兰人)阿室迷里采取耽罗珠。<sup>45)</sup>

林惟干在耽罗采珠未得,把百姓持有的一百余个取走,携归元朝。<sup>46)</sup>

通过以上四条记载我们知道6世纪到13世纪,耽罗的土产有珍珠,这种珍珠当时的伊斯兰人也是知道的。由此可见,珍珠作为三国时期仅限于中国大陆的土产,在蒙古帝国扩张过程中曾引起西域伊斯兰人的关注。元于1276年派遣林惟干出征,这是蒙古(1206-1368年)第二任君主孛儿只斤·窝阔台(沃güdeiQa'an,太宗,1186-1241年)统治时期。他征服了波斯和南俄罗斯,攻打了高丽,在高丽设置了达鲁花赤(元设置的官署)实现了领土扩张。西域人开始来济州采集珍珠,这与蒙古帝国的扩张有着一定的关联。

此外,波斯湾曾是世界闻名遐迩的珍珠产地。那里的珍珠曾被欧洲誉为“东方宝石”。<sup>47)</sup>在这种背景下,由于13世纪大陆上形成帝国的扩张,使西域人对韩半岛的岛屿地区产生兴趣,其目的就是珍珠。

但后来历史告诉我们,在明朝的建国和东亚的朝贡体制中,作为土特产进贡的不是珍珠,而是鲍鱼。人们开始在韩半岛的各个地方采集鲍鱼。单以济州为例,鲍鱼的采摘是一项辛苦的劳役。不仅是扎猛子潜水的艰辛,贪官污吏的横行霸道更是加重了这种劳苦。

## 2. 朝鲜时代进贡鲍鱼

朝鲜时代的鲍鱼(全鮑)并非单纯用于国内消费,而是在朝贡体制下当作赠礼品或王的赏赐品等政治信物的重要贡品。<sup>48)</sup>朴赞植详细地对朝鲜初期至19世纪济州岛

---

45)《高丽史》卷二十八,世家,卷第二十八,忠烈王2年闰三月,元在耽罗挖珍珠,1276年闰三月二(阴历)。

46)《高丽史》卷二十八,世家,卷第二十八,忠烈王2年6月,林惟干夺走耽罗百姓的珍珠回到元,1276年6月9日(阴历)。

47)山田篤美,《眞珠の世界史》,中公新書,2013,第51页。

48)安美贞,《异邦人绽放的蔚山海洋文化--海女》,《蔚山历史中的济州民》,蔚山大谷物博物馆,2016a,第131页。

进贡的物品进行了分类。他指出，根据大同法，原则上按一块地出产的米粮为单位征收贡品，但鲍鱼进贡仍以祭奠天神和物膳进贡的名义延续到 1894 年。<sup>49)</sup>渔民为了采集鲍鱼就必须扎猛子潜入水中，所以各地的渔民都很苦。除了生鲍以外，作为贡品的鲍鱼也经常加工成各种各样的形态进贡。

鲍鱼，也叫鮑鱼。金鑪（1766~1821）1803 年在流放地镇海所著的《牛海异鱼谱》中称鲍鱼大小不一，活着的叫“生包（鲍）”，死的叫“全鮑”。包在方言中是全鲍的意思，汉书《王莽传》记载王莽登基后过着奢侈的生活，只吃鲍鱼。<sup>50)</sup>1814 年丁若铨（1758~1816 年）在黑山岛创作的《兹山鱼谱》中，将全鲍称之为鲍鱼（鮑鱼），并称“鱼味甜，生吃或煮熟吃都行，晒干后做成脯吃更好”。

朝鲜时代各地进贡的鲍鱼种类各式各样。有引鲍（被压扁的鲍鱼）、槌鲍（槌子敲打过的干鲍鱼）、条鲍（切得又长又细的鲍鱼）、细引鲍等。还有带壳的新鲜的有匣全鲍、灰全鲍<sup>51)</sup>、形状较大的圆全鲍等。除此之外，鲍鱼酱和鲍鱼壳也是其中的贡品。<sup>52)</sup>

据《世宗实录地理志》（1454 年）、《新增东国輿地胜览》（1530 年）、《輿地图书》（1757 年至 1765 年）记载，整个朝鲜时代鲍鱼的产地持续增加。根据《世宗实录地理志》，鲍鱼产地最多的地区是庆尚道。而在《輿地图书》中，鲍鱼产地不断增加，包括统制营（朝鲜时期统营三道水军统制营作为庆尚道，全罗道忠清道统帅三道水军的海上防御总司令部）和左兵营（朝鲜时代位于庆尚左道蔚山的兵马节度使驻扎的兵营）在内，共有 21 处。<sup>53)</sup>

但是 18 世纪以后，当进贡的鲍鱼的数量不足或质量达不到时，为了满足进贡量，也有来自其它地区的鲍鱼。有记录说庆尚道蔚山的鲍鱼很小，就从泗川市、巨济岛购买，但其实是济州岛生产的。<sup>54)</sup>

49) 朴赞植，《19 世纪济州地区进贡的实态》，耽罗文化第 16 期，1996，第 256 页。

50) 金丽，《牛海异鱼谱》，朴俊元译，唐森(音，出版社)，2004，第 150 页。

51) 虽然关于灰全鲍的说法并不明确，但江原道注文津邑的干海参制作方式中是将煮熟的海参与松木炭一起放入石臼中，用杵捣碎，蘸上木炭粉后在太阳下晾。由此看来，这可能与灰全鲍加工方法类似。鹤见良行，《海参之眼》，李景德(音)译，2004，《根与叶子》，第 506 页。

52) 姜永三(音)，《朝鲜时代全鲍进贡研究》，济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第 6 页。

53) 姜永三，前揭论文，2012，第 16 页。

54) 正祖实录 37 卷，正祖十七年五月二十七日戊午。

据说鲍鱼的进贡制度始于 1408 年（太宗八年），济州是出产大鲍鱼的地方，实际上朝鲜政府所需的绝大多数鲍鱼都产自济州。也有这样的情况，比如槌鲍是由济州岛进贡，然后再分给各道晾干后再进贡。<sup>55)</sup>到了 18 世纪后半期，进贡鲍鱼最多的地方是济州岛，其次是庆尚道。

【表2】《贡膳定例》中记录的18世纪各道进贡的鲍鱼量		
区分	数量(个)	百分比(%)
忠清道	3,600	1.653
全罗道	8,520	3.911
咸鏡道	0	0.000
黄海道	1,250	0.573
江原道	0	0.000
庆尚道	15,100	6.932
济州地区	189,340	86.928
计	217,810	100.000
资料图：姜永三(音)，前文论文，2012，第26页。		

虽然鲍鱼的进贡是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但实际上在贡品的统计资料中可以看出济州岛贡品中 57% 都是各种形态的鲍鱼。<sup>56)</sup>从这一点来看，济州岛在朝鲜时代既是鲍鱼的主产地，也承担了为各地区提供所需鲍鱼的作用。到了 18 世纪后半期，进贡鲍鱼最多的地区是济州岛，其次是庆尚道。《贡膳定例(1776 年)》中把御饌（御用生鲜料理或配菜）按照各地区进贡的土特产进行了归类，从中可以得知济州岛的鲍鱼约占 87%。<sup>57)</sup>按年度地区划分，如下<表 3>所示。

55)燕山君日记三十五卷，燕山五年十一月十八日甲子。

56)姜永三，前揭论文，2012，第25页。

57)姜永三，前揭论文，2012，第26页。

〈表3〉年度 各地区 进贡的鲍鱼					
区分	黄海	忠清	全罗	济州	庆尚
1月			全鲍		
2月				槌.條.引(鮑)	
3月			全鲍	槌.引(鮑)	
4月			全鲍	槌.引(鮑)	干鲍短引
5月			全鲍	槌.引(鮑)	
6月			全鲍	槌.引(鮑)	全鲍
7月				槌.引(鮑)	
8月			全鲍	槌.引(鮑)	
9月		生鲍		槌.引(鮑)	
10月	生鲍		鲍	(柑橘类)	
11月			全鲍	(柑橘类)	
12月			全鲍	(香菇)	

资料：申明鎬，《朝鲜时代海产品官进上(进贡)》，《海洋的价值，历史再发现和海洋产业的方向性》(釜庆大学学术大会资料集，2017.2.7.)，2017，第91~102页。由笔者制作成表格。

在地理位置上离首尔近的地方进贡生鲍鱼，在运输距离较远的地区，如全罗道和庆尚道进贡熟鲍鱼，济州岛则进贡各种加工过的鲍鱼。从16至18世纪，在汉文诗中，有关鲍鱼题材的记录出现在多篇文献中。而且采集鲍鱼的主要是男性。

### 3. 庆尚道的沉军和海夫<sup>58)</sup>

<sup>58)</sup>安美贞，前揭文，2016a，第132-134页。

2014年蔚山广域市中区发行的《驿州庆尚佐兵营相关文献汇编》记录了朝鲜后期蔚山社会状况的宝贵内容。通过汇集庆尚左兵营面貌和兵营城的历史、文学等相关文献资料，可以一览中世纪蔚山的面貌。在文献资料中，《左道兵马节度营》<sup>59)</sup>、《左兵营志》、《营事例》、《左兵虞候营志》和《营事例》<sup>60)</sup>等突出的展现了中世纪以兵营为中心的朝贡体制的经济面貌。我试图从这些资料中找出曾在庆尚道地区采集鲍鱼的人是谁，他们是怎样作业的，以及相关的线索。

根据《庆尚左兵营志》的内容来看，19世纪在蔚山采集的鲍鱼除了生鲍和煮熟的鲍鱼外，另外还进贡了半干的鲍鱼，而且有30名军人曾从事这项工作。再仔细查看内容我们可以得知，在1819年以后，每两个月各要进贡一次，每次进贡150个生鲍和150个熟鲍，总共300个。1822年开始在此基础上又追加了30个。不知道这个制度维持了多久，在1879年的春秋两季进贡的半干的鲍鱼各为15贴5串和11贴5串。

『庆尚左兵营志』，方物，贡鲍

每两个月供一次生鲍和熟鲍。嘉庆辛酉(1801)废，己卯(1819)复。道光壬午(1822)追加进贡30枚。春奉半干旱鲍鱼十一贴五串，秋奉十五贴五串各一次，辛酉(1861)废，己卯(1879)复原。由于30名挖鲍鱼的军士工作十分辛苦，遂向道光丙臣(1836)公文报告，取巡营捐廩1000两和本营旧钞700两利息，以补弊害。<sup>61)</sup>

如果一共是30人的话，那么每人要采集10个大鲍鱼，才能分生鲍和熟鲍来进贡。生鲍鱼要抓鲜活的，熟鲍则是需要煮熟后干燥保存。因此，在接近缴贡日的时候，要趁大海平静的日子捕捉生鲍，之前捕到的鲍鱼要煮好妥善保管。因此，对负责采集鲍鱼的人来说，他们要格外的小心翼翼。为了不让鲍鱼变质，他们用漆谷的冰块包装后再进贡。

一般的天然大鲍鱼，一个鲍鱼的重量在500毫克到800毫克之间，150个鲍鱼的重量在75公斤到120公斤之间。如果再加上150个熟鲍在内，共抓300个，那么总重量在150公斤至240公斤之间。每年共缴纳6次鲍鱼，一年共缴纳900公斤至

59)英祖33年(1757年)至英祖41年(1765年)各邑志汇编的《輿地图书》的一部分。

60)高宗三十二年(1895年)编纂的《岭南灵志》，左兵营部事例的一部分。

61)蔚山广域市 中区《驿州庆尚佐兵营相关文献汇编》，2014，第33页。

1440 公斤鲍鱼。如果一袋大米的重量为 80 公斤，相当于一年总共要进贡 12 袋至 18 袋大米。这些鲍鱼被装车运走，加上所需的冰块，相当于大约 15 车冰块的费用。

#### 『营事例』

计算用于冰丁价的米，其实相当于庆州产的 48 石 8 斗加上蔚山产的 26 石 2 斗，总共 74 石 10 斗的大钱，合计为 298 两 6 钱 6 分。将储存一年的生鲍和熟鲍的 15 车冰块的 13 两 5 分钱交给漆谷副使，副使储存冰块后根据用途分配。剩下的钱是每月从官府里收得的。<sup>62)</sup>

那么抓鲍鱼的人是谁呢？从之前说的“30 名军人”来看，潜入海底抓鲍鱼的是男性，也是军人。他们被称为沉军。在同样的另一个营事例中也可以看到这个名字。

#### 『营事例』

把进贡的 6 个等级的鲍鱼和沉军用的粮食（54 石 10 斗）报告给巡营，给地方官发送朝会文写有政事的文书），以来减少大同米（朝鲜后期用于代替贡米的特产）。

并把 600 两的贡鲍救币钱税金的一种)送到蔚山东南的各浦口。十三殖利，把一年 216 两利息在沈军挖鲍鱼时按惯例送去作酒和下酒菜，同样也按惯例送给陪持军官。<sup>63)</sup>

由此推测，沉军很可能是担任采鲍鱼的军役。通过他们负责供奉鲍鱼，我们可以推测，沉军本来可能是有进贡劳役的渔民。而且据说在采集鲍鱼的时候用酒和下酒菜来安慰他们的辛劳，还有向上级报告他们工作的军官。<sup>64)</sup>另外，据推测作为沉军的报酬，他们得到了 54 石 10 斗的大米（约 11 吨的量）。<sup>65)</sup>

据推测，除了军人之外，属于书院的海夫们也采海鲜。据玉山书院收藏的一份文书显示，朝鲜中后期，玉山书院曾通过海夫的使役获得海产品。该文书记载了庆尚佐兵营的兵马节度使应玉山书院儒生的要求，把所属兵营的 6 名海夫划给书院。<sup>66)</sup>书院

62)蔚山广域市中区，前揭书，2014，第46页。

63)蔚山广域市中区，前揭书，2014，第48页。

64)“陪持”是指带着地方官衙的状啓去首尔的人。

65)一石大米为200公斤，一斗大米为20公斤，十斗大米为200公斤，将近一石。因此，54石10斗等于55石的量，相当于11吨的量。

66)韩国学资料中心<http://kostma.net/> (2016.4.25搜索，搜索词：庆尚左兵营)。

《完文》右文爲勿侵事今因玉山 / 書院儒生等呈文營屬 / 海夫趙時元等六名盡數 / 劃給事是乎矣餘存海夫 / 亦且數少故趙時元銀福金 / 安等參名劃給爲去乎依 / 此使役者 / 丙申九月二十一日 / 兵馬節



在春秋享祀时，把鱼（鲂鱼、农鱼、广鱼、文鱼等）和海鲜（生鲍、鲍鱼、干鲍鱼等）当作日用和祭祀的小菜，推测这都是通过海夫供应的。虽然我们还不清楚海夫是哪里的人，但可以推断通过他们的使役，玉山书院不仅获得了稳定的供给，也给书院创造了收益。那么作为回报海夫则可获得免役。

壬辰倭乱结束后，运营玉山书院的乡村两班们向观察使（朝鲜时代被派往各道的最高长官）和住在书院内的地方官提出请求。请求把收编在兵营和水营下的书院重新独立。这是为了在战后书院重建过程中恢复书院的财政。但是直到 17 世纪末，地方官厅和地方军营对这个问题也没争出一个结果。

而且为了确保有限的人力资源，在多个机关展开竞争的过程中，一个人扮演两个角色的兼役现象（即一身两役）也随之出现。在这样的情况下，玉山书院于 1690 年接到国王的特令，继而身兼叠役的书院脱离了地方官厅的管制。玉山书院是供奉文庙圣贤的赐额书院（从王那里得到匾额、书籍、土地、奴婢等，其权威是得到认可的书院），因此在国王和地方官的关心下得以补给。书院可以根据这些书院的财产数量的增加而增加收入，并进行院内的各种活动。因此，一有机会就为增额而努力。玉山书院除海夫外，还独自运营盐釜和船支。

---

度使





<图4>兵马节度使 《完文》

资料：韩国学资料中心（<http://kostma.net>，庆州玉山书院收藏）

#### 4. 儒学者记录的济州潜女

从 17 世纪开始，朝鲜从中国引进百科全书式的著述，并以此为基础流行将人世间的万物按类型进行记述。李应禧（1579~1651 年，号玉潭）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他在《万物篇》中以诗歌的形式颂扬世间万物。在他的《玉潭诗集》和《万物篇鱼物类》中，把很多鱼类和贝类写成诗，其中也有关于鲍鱼的诗歌。除了鲸鱼、章鱼、青鱼、鲍鱼之外，有关各种海产的诗，多达 280 多首，相当于百科全书式地记述，获得了非常高的学术评价。<sup>67)</sup> 例如：

(1)全卜<sup>68)</sup>

聞道鮫人輩  
潛身入海中  
長矛衝石角

67)参见《玉潭诗集》的解题（韩国古典综合数据库<http://db.itkc.or.kr>）

68)《玉潭诗集》之《玉潭私集》《万物篇》。以上引自韩国古典综合DB。

圓鮑出金縫  
始見瓊瑤白  
終看琥珀紅  
群鮮知萬族  
嘉品擅吾東

上面诗歌中有趣的部分是将采摘鲍鱼的人称为“鮫人”。鮫人指的是传说中的人鱼。在这本诗集的解释中还补充说，晋国的张华所作的《博物志》中是这样描述的：“南海外有鮫人，像鱼一样活在水里。他们织锦上岸，寄居在别人家里卖。临走时，向主人要了一个空碗，在碗里流下眼泪，成珍珠，作为礼物送给他。”在解说中，他们被诠释为海女。但在中国南边的大河，也就是以珠江为中心，住在船上的人们则被称为“疍家”<sup>69)</sup>。将他们解释为“海女”，其实是根据韩国的传统观念和相似性。

此外，在此我还要介绍一下朝鲜时代文人写的另外两首诗。

(2)臨萬景臺觀摘鮑<sup>70)</sup>

臨水觀魚坐石臺  
就中盤進鮑魚來  
浦人洞見深深物  
摘出須與數十回

(3)觀採鮑<sup>71)</sup>

一點鯨油徹海空  
翻身出沒亂濤中

---

69)“疍家”指分布在香港、澳门、广东一带在水上生活的人。在有些地区也被称为“龙户”和“艇户”。据了解，“疍家”并非只存在于广东，他们的语言在不同地区也各不相同。因为长年生活在船上，他们的脚与陆地上的人略有差异，所以在福建当地他们也被称为“曲蹄”。主要生活在珠江三角洲和广东和附近的沿海，以海为家，以不定居而闻名。但从1990年代开始，随着渔业的发展，“疍家”被广东政府安排到珠三角地区和沿海地区定居，他们的文化也不断被同化。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疍”就是“疍民”指的是“水上的人”。

70)赵文命(1680~1732年)《鹤岩集册一》。号鹤岩，大提学和判义禁府事，左议政历任。著作里有《鹤岩集》。在《鹤岩集册一》中，按照年代顺序记载了从初年到1715年左右所作的297首诗。参见韩国古典综合数据库。

71)尹拯(1629~1714年)，《明斋遗稿》第2卷。参考韩国古典综合数据库。

問渠何術能如許  
只是三三二二功

从上面的诗歌中，我们可以看出两点。一是描写扎猛子抓鲍鱼上来的渔夫，二是赞颂扎猛子是他们从小就掌握的技术。这些诗据推测描写的是江原道和庆尚北道一带。

流放到岛上的文人也对捕捉鲍鱼最多的济州岛进行了记录。1735年至1737年任济州牧使的金政（金 1+政，号芦峰），他在《芦峰文集》<sup>72)</sup>中描述了打捞海带的寡妇。

(4)觀海娥拾藿<sup>73)</sup>  
絕藿漂流噴出沙  
携筐寡婦利偏多  
褰裳終日需干岸  
猶勝輕身入海波

而在此之前，宣祖的第七个儿子仁城君流放到了济州。仁城君的三儿子李健（1614~1662）在他的《济州风土记》中也生动地记录了采海带的潜女的样子。因谋划光海君复位，仁成君与家人一起流放到了济州，当时他的三儿子李健才15岁（1628年）。1635年，李健22岁，他离开济州分配到了襄阳，1637年被赦免回到首尔。他在济州岛度过了8年的流放生活，那期间留下的记录被称为记录济州岛风俗和岛民生活的汉文随笔。<sup>74)</sup>

海产有生鲍、鱿鱼、海带和鲷鱼等，还有各种无名鱼，除此之外别无它物。其中比较常见的是潜水挖海带的潜女。她们从二月开始到五月下海挖海带。挖海带时，所谓的潜女人数众多并赤身裸体地出现在海边，拿着镰刀漂浮在海里，或潜入海底挖海带出来。男女混在一起，也不觉得羞愧，令人惊奇。她们挖鲍鱼也是如此。采完后，按照应该上缴的役献给官家，剩下的卖掉维持生计。其生活之窘迫，不言而喻。若有不廉之官，生贪欲之心，巧立名目收之，则

72)金政，《芦峰文集》，金益洙译，济州文化院，2001(参考济州学研究中心数据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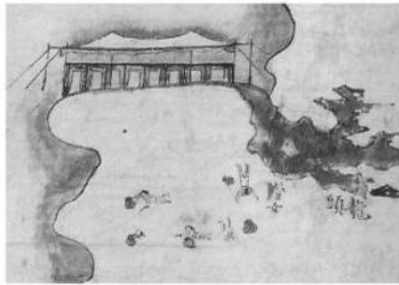
73)金政，前揭书，2001，第181页。

74)梁顺弼(音)，《李健的济州风土记小考(济州风土记小考)》，《语文论集》第21卷，民族语文学会，1980，第67~81页。

无限也，工作一年也交不起役。劳役之苦，吏之弊无边，又何求生计之补。正因如此，遇到贪得无厌的官吏，所谓的潜女们不得不当乞丐去讨饭。<sup>75)</sup>

李健生动描述的这一记录，它具有超越时代的意义，并直到现在也深刻影响着社会的传统观念。刚开始李健对海女下水时的“裸体”和男女一起工作的行为感到不解。海女们对羞耻的无知和对贪官污吏霸道的束手无策，则更加凸显了她们的悲惨。

另一个例子是 1702 年济州牧使李衡祥带着画工金南吉游览济州岛时，通过绘画记录下来的。耽罗巡历图<sup>76)</sup>在展现中世纪济州岛面貌的同时，也深刻地展现了以忠孝思想为基础的朝鲜王朝的儒教主义理念和后蒙主义的面貌。在 41 幅画中，《屏潭泛舟》以济州岛龙头岩和龙渊为背景，将书生划船和潜女的扎猛子潜水做了对比。<sup>77)</sup>



<图5>《耽罗巡历图 (屏潭泛舟)》 <图6>为左图《屏潭泛舟》中“龙头”和“潜女”的部分

再这之后，石北的申光洙（1712~1775）作为任禁府的都事押送罪人前往济州，在风浪中停留了 40 多天。他记录了济州岛的自然、风俗、语言和人们的生活等。《耽罗录》是他 53 岁时(1765 年左右)的记录。《潜女歌》<sup>78)</sup>中说，耽罗的女孩子十岁就开始

75)李健，《济州风土记》，《译注济州古记文集》，金一宇(音)解题，济州文化院，2007。第173至174页。

76)济州市，《耽罗巡历图》影印本，2000(1994)。

77)济州市，前揭书，第2000页，第95页。

78)济州文化院，译注济州古记文集2007，第285-287页。

学游泳，赤身裸体，只穿内衣也不会难为情，无畏地潜入深蓝的海水中。他还质问说这些人贪图利益而轻生，这样做是不是应该？但过了一会儿，又说这是世上最险的事，因为他知道了潜女们为了鲍鱼进贡所经历的艰辛。他说，“岂能戏弄人家的生命，只为我的口腹之欲”，饭桌上有一个韭菜就够了。

他的诗对当时潜女的描写比较细致，包含着对潜女们命运的同情。同时，他说：“你虽然很高兴，但我不由得感到难过(潛女潛女爾雖樂吾自哀)”<sup>79)</sup>。即使潜女们乐在其中，因为这被认为是她们进入大海有活力的表现。但在他的眼中，这是不知危险而可悲的。

#### 4.1.在等级社会中，异邦的女性

以上是 17~18 世纪潜女的形象。这在许多儒学家的记录中都有体现，这些记录都指出她们是卑微而艰辛的女子。为了捕捞进贡所需要的鲍鱼，即使冒着危险也要潜入水中。在封建制度下，潜女们的进贡劳役并不是潜女们可以自由选择。遗憾的是，在记录中虽然没有办法知道潜女们的真实想法，但“潜女们很开心”和北方人(陆地上的人)很惊讶，“北人駭然南人笑”<sup>80)</sup>等表述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南方人生活的样子(即女孩子们毫不难为情地跳入海中的样子)，这是北方人以前从未见过的，或者说是难以想象的“不一样的东西”。潜女是在儒教的身份等级秩序体制下被强制去抓鲍鱼的。这不仅是一种苦役，对于不熟悉海上作业的北方人来说，她们更被视为一种卑贱的存在。如果我们看到的不是记录中的潜女，而是想象 17 到 18 世纪的儒学家们看到潜女们时的惊讶的样子，又会是怎样的呢？

北方人看到女孩子们在水中玩耍，然后渐渐长大，最后毫不犹豫地跳进深海的“潜女”，他们是惊讶的。潜女们最终在等级制度下不仅被描述为卑微的存在，而且她们还要承担繁重的工作(这是在等级制秩序中出现的)。另外，这些习以为常跳入大海的女孩子们的样子，对生活在岛上人的冲击和对潜女的认识也起着作用。

79)济州文化院，前掲书，2007，第287页。

80)济州文化院，前掲书，2007，第286页。

可以说，当时来到济州的儒学者受到了济州岛的特有文化的冲击。如果一定要将其说成是另类的話，他们一定是从中感受到一种新鲜感。岛民的风俗成为了儒教去教化的启蒙对象，并且他们确实也是这样去做的。至于潜女，他们并没有让她们不要去潜水，而是在等级制社会的等级秩序中，把她们定位为卑贱的存在。这也说明即使是那些留下过作品的儒学者（即统治精英或过去作过统治者的人），也没有什么办法能让潜女停止那既悲惨又辛苦的工作。这一点我不需要做过多解释，那就是因为她们要进贡鲍鱼。

不过，我想更多的多关注一下画工金南佶的画作《耽罗巡历图》。因为我认为《图5》中的《屏潭泛舟》在身份社会层面对潜女的社会地位作了解释。

在共41幅画中，除了济州岛的各处风景名胜之外，还出现了在军营里射箭的场景和展现忠孝思想的多幅画。从内容来看，除牧使撰写的一篇文章“序”外，还主要包括了军事设施训练和“射箭”（21篇）、“进贡”（5篇）、“忠孝思想的鼓吹”（6篇）、“名胜探访和风流”（7篇）、“济州一般”（2篇）等内容。

其中有一个有趣的部分是，在这张巡历图上，除了军人和老人之外，在任何地方都看不到普通济州民众的出现。虽然出现了官家和民居，但这里只能看到老人和军事训练的武人和臣民。换句话说，我们很难通过巡历图了解济州人的日常生活。在这种背景下，《平潭泛舟》中描绘的潜女，我们不能把她们简单地看作是民宅中的普通女性。而且，在潜女们扎猛子潜水的海岸上，可能是因为要抓鲍鱼，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为官吏准备的帐篷。（做出这样的推测是从庆尚北道的陪持军官身上得到的启示。对此将在后面叙述。）在《潜女案》<sup>81)</sup>的记录中可以知道，她们是在官方的带领下采鲍鱼的。

第二个有趣的是这幅画运用了对应性的双重构图。屏潭，即像屏风一样环绕的深潭，也就是现在的龙渊。龙渊自古便是书生享受风流而闻名遐迩的地方。画中乘船的书生形象也呼应了这一点。而在这对面，就是扎猛子的女性。特别是一名潜女正在扎猛子，这更加突显了“潜”的形象。在书生和潜女的对应性的构图中，虽然有民居，但却看不到人。画的上部分是汉拿山，下部分是大海，隐约可以看到海上有一只顶着风的小船和正在捕鱼的三个渔夫。

81) 权仁赫(音)、金东全(音)，《朝鲜后期济州地区收取体制与居民的经济生活》，《耽罗文化》第19期，济州大学耽罗文化研究所，1996，第188页。



画工金南吉运用这样的构图有何含义呢。虽然很难用一句话断言这种构图所暗示的是什麼，但我认为这反映了画工描写现象的观点。对此我认为“把身份结构画成对称模样的画工来说，不是因为它是平等的，而是因为他们处于身份的对立性（等级性）地位。再者，济州人没有登场是不是也暗示了画家认为当时济州岛是受中央所管辖统治的观点呢？”

另外，画中描绘了对济州岛神堂革罢（对神堂的扫荡），具有政绩意义的巾浦拜恩图<sup>82)</sup>，这幅画与其它画不同，给人一种奇怪的感觉。这幅画可以看做是李衡祥牧使唤醒崇尚迷信的人群，把儒教忠孝思想鼓吹到岛上的一个政绩。但不知为何，却让人联想起被黑色火焰笼罩的济州岛。汉拿山居中，到处冒出黑色火焰，官员们都在朝向首尔礼拜。可以说，画工表现了中央的统治理念被贯彻到岛上的情况。但在我看来，画工并没有在画中画“人”。牧使以儒教理念教化济州岛的风俗，让岛屿成为被王权支配统治的“文化”的岛屿，这是他取得的政绩。但这种“文化”是一种无人的理念。形象怪异的汉拿山，不由得让人想到画工想要传达的不正是这个吗？

#### 4.2. 济州的鲍作人和潜女

说到朝鲜时代的潜女，不得不提到最后一点。那就是她们本来是采海带的女子，但后来却取代了鲍作人（男性）捕捞鲍鱼。这些女人为何做了男人应该做的事？在“海女”的历史研究还未得出结论的时候，生理学上一直认为这是因为女性与男性相比有着较厚的皮下脂肪，所以有较好的耐寒能力。1969年生理学家们通过对韩日海女的实验，得出了研究结果与<sup>83)</sup>关联性。康大元在1973年发表了《海女研究》一书。他根据生理学者的研究结果得出了女性在生理学上更适合的结论。只不过那不是天生的，而是从小长时间练习的结果。<sup>84)</sup>

---

82)这幅画位于《巡历图》的末尾。图中画着在济州城内的观德亭朝拜的官员和在健入洞浦口朝拜君王的官员，其后是被黑色火焰笼罩的神堂。而最上面的黑色汉拿山，则阴沉沉的压着整幅画。

83)Hong, Suk Ki and Hermann Rahn, 1967, The Diving Women of Korea and Japan, Scientific American 216(March), pp. 34-43.

84)康大元，前掲书，1973，第45-62页。

但 2004 年历史学家朴赞植在其论文《济州海女的历史考察》(2004)<sup>85)</sup>中指出，女性代替男性潜水捕捞是封建王朝导致的结果。朝鲜时代济州岛民们经常带着鲍鱼、海带等水产品，柚子、橘子等果实，还有马等牲畜以及家中生产的手工制品到陆地上交换大米、麻布、盐等。<sup>86)</sup>根据 1601 年(宣祖 34 年)作为御史来到济州岛的金尚宪的《南槎录》的记录，济州岛居民的生产品都是贡品或官府需要的。济州岛在地理上是距首尔较远的岛屿，由于被首领和土豪的搜刮以及倭寇的频繁侵扰等，岛民的迁徙现象频发<sup>87)</sup>。此外，济州岛岛民中男性有服兵役的义务，而且在高丽时代开始形成的马匹牧场限制了济州岛农田的扩大。在加上台风或干旱引发的自然灾害等，济州岛的自给性粮食生产力难以维系。

《朝鲜王朝实录》成宗 4 年(1473 年)记载，从 15 世纪后半期开始，饱受苦役之苦的济州岛居民开始离岛前往韩半岛南部，在全罗道和庆尚道等沿海地区定居的所谓“出陆岛民”开始出现。<sup>88)</sup>而且在 1477 年成宗八年实录中的记载也可以看出当时济州岛居民的出陆现象也未间断。

庆尚道观察使和左、右道兵马节度使对水军节度使说：“现在有人来告诉我，道内的四川、固城、晋州，有一些被称为‘济州的豆秃也’的人，一开始仅带着两三艘船出来，现在变成了 32 艘船，依托河岸盖房，穿的衣服和倭人的一样，但语言不是倭语，也不是汉语，船体比倭人的船更坚实，速度比倭人的船更快，常以捕鱼和摘海带为业。因此，郡县也不能让其服役，住在附近的百姓都猜测，劫掠我国人的是不是这帮人。但此言虽不能全信，亦不能谓之虚妄。现在想要找到他们进行抓捕，如果太急，他们就会全部行动起来，逃进大海中间，变换莫测，无法不让人不担心。臣要把他们昭告给守令和万户，使他们安顿下来，使他们住得舒服，将他们的出入严格地管理起来，不让他们惊慌和喧闹。”<sup>89)</sup>

另外，他们有承担军役和进贡役的责任，朝鲜政府将这些避役者称为鲍作、鲍作人和鲍作干等。<sup>90)</sup>

85)朴赞植，《济州海女的历史考察》，《历史民俗学》第19期，韩国历史民俗学会，2004，第135~164页。

86)朴赞植，前揭论文，2004，第137页。

87)金娜英(音)，《朝鲜时代济州岛漂流·漂到 研究》，济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7，第35页。

88)朴赞植，前揭文，2004；金娜英，前揭文，2017。

89)朴赞植，前揭文论文，2004，第138页。详见《成宗实录》83卷，成宗八年8月5日，“谕示庆尚道观察使、兵马节度使、水军节度使等监视济州豆秃也”(参见韩国史数据库)。



由于出岛现象的长期化，1435年（世宗17年）岛民人口为63093人，约240多年后的1679年（肃宗5年），人口减少至34980人，较之前相当于减少了近一半。朴赞植说，从15世纪到17世纪，承担军役和进贡役的男丁人口持续外流，济州岛在16世纪后半期成为女子较多的岛屿。<sup>91)</sup>我认为朝鲜时代的出陆是第一次出现性别比例失衡的时期，被称为“女多之岛”（此后济州岛的性别比失衡一直延续到20世纪）。

潜女取代男捕鲍人进贡鲍鱼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鲍作人与潜女是一家人的关系，还是因为他们都是海上的渔民的关系。反正也有鲍作人和潜女组成家庭的情况，因此这两种情况都是有可能的。

然而，1694年济州牧使李益泰的《知瀛录》中有一个有趣的事情。据说，为了进贡而捕捉鲍鱼的潜女只有90名，但因她们已经年老无法担负。挖海带的潜女多达800余人，于是官方便让她们采摘槌·引鲍。她们都是潜女，但所承担的役和所吃苦却有着差异，官方担心采鲍鱼的潜女会消失，所以把她们的役平均了。让采海带的潜女们也熟悉采鲍鱼，而且把采摘槌·引鲍的人分开。对此，原来采摘鲍鱼的潜女们想方设法不愿接受，但渐渐地这种方法取得了效果。当时不是没有专门的鲍作人，而是平均地让潜女既采摘鲍鱼又采摘海带，以此进贡。<sup>92)</sup>

由此看来，到了17世纪末，官府不仅对鲍作人，对潜女也征了采摘鲍鱼的役。这是因为鲍作人的人数不断减少，为了弥补鲍作人的空缺，潜女们必须下水采海带。就像采鲍女一样，为了让潜女们互相分担劳苦，而把劳役大范围地进行了分配。（那时候采鲍女这个词，就像字面上的意思一样就是抓鲍鱼的女性，她们被认为是鲍作人的妻子。）就这样，进贡鲍鱼的劳役逐渐从男性转到了女性的身上。

## 5. 连接济州和庆尚道的头毛岳<sup>93)</sup>

90) 这些术语是朝鲜政府对役者的统称，并不是意味着所有的服役人员都负责海产品进贡的鲍作人。而这些人物的身份据推测是由身良役贱转变成为了公奴婢。朴赞植，前揭文论文，2004，第138-142页。

91) 朴赞植，前揭文论文，2004，第144页。

92) 参见朴赞植，前揭文论文，2004，第148页。

93) “头毛岳”是以笔者在2016年蔚山市大谷博物馆出版的《蔚山历史中的济州民》论文为根据进行了部分修改和补充。

另外，离开济州岛前往韩半岛的鲍作人怎么样了？从 15 世纪到 17 世纪，《朝鲜王朝实录》中记载的鲍作人从济州岛出发，辗转于全罗道和庆尚道的沿海。朝鲜政府对这些人的困苦生活展开了各种讨论。例如，是将他们安置在本土（陆地），还是将他们送回济州岛呢？如果将不愿返回的他们送走，他们会不会加入倭寇？与其那样是不是还不如让他们定居并利用自身的技术呢……根据内容可知，在庆尚道的多个海岸村庄，来自济州的鲍作人他们带着妻儿在船上生活，不会在村庄定居。

此外，韩英国（音）教授以《庆尚道助产妇户籍簿》（以下简称户籍簿）为依据，在他的论著《“豆毛岳”考》中表示 17 至 18 世纪初生活在蔚山的济州岛出陆民，即豆毛岳。从 15 世纪中期开始，离开济州岛定居在全罗道、庆尚道海岸的济州岛民越来越多，这些离开济州岛的岛民被称为“豆毛岳”。这是从汉拿山的别称“豆无岳”和“豆毛岳”而来的。豆毛岳也被写成了“豆无恶、豆毛恶、豆毛岳、头毛恶、头秃也只”等。因为他们身上有着进贡海产的役，因此他们的称呼也随着肩负的役的不同而所不同。<sup>94)</sup>

豆毛岳在朝鲜时代作为汉拿山的别称而被广泛使用，因此，成了对济州出身的人（特别是渔民）的称呼。根据发音表现为“豆毛岳”和“头毛乐”两种形式。其它的汉字标记更是多种多样。《朝鲜王朝实录》中记录的是“头毛岳”，蔚山鹤城志和《庆尚道蔚山府户籍大帳》中记录的是“头毛岳”，许穆的（纪言）〈耽罗志〉1667 年）中记录的是“头毛岳”等。因此，从 17 世纪至 18 世纪初，蔚山的济州岛出陆民即是头毛岳，他们大概就是鲍作人中的一部分。

如前所述，15 世纪中叶济州岛民出陆现象的产生是进贡和过多的赋役以及被掠夺等造成的。再加上岛民的粮食和衣服也无法从陆地上得到供给，这样的生活环境让岛民的生活困苦不堪。对于这些人，朝鲜政府不是让他们定居，而是遣返（刷还政策），这促使岛民出陆现象愈发严重。<sup>95)</sup>

《朝鲜王朝实录》中记载“豆毛岳”在壬辰倭乱时与倭将见面，传达密约，<sup>96)</sup>假装投靠敌人然后逃跑，就这样豆毛岳将刺探来的敌人的情报带回去，<sup>97)</sup>通过战乱反而突出

94)韩英国(音),《“豆毛岳”考》,《韩祐勋博士停年纪念 史学论业》,知识产业史,1981,第823页。

95)韩英国,前揭文论文,1981,第814页。

96)宣祖三十年丁酉(1597,万历二十五)二月二十日(新巳)。

97)宣祖三十年丁酉(1597,万历二十五)三月二十四日(甲寅)。

了豆毛岳在战略上的重要作用。但实录中没有记录他们的姓氏和名字，只称他们为“豆毛岳”。

壬辰倭乱之后，这些人似乎进入了定居的生活。<sup>98)</sup>这些人开始被编入到当地的户籍登记簿中，这也可以理解为社会开始把他们视为定居者。此外，在 1710 年代以后，豆毛岳的这个称号就没有出现过了，他们以良人的身份被编入到巡营军、兵营军、府军等。由此可以看出，豆毛岳的社会身份得以稳定和上升，在战乱中的影响力也不容小觑。

《鹤城志》(1749 年)是蔚山最早的私撰，是有关“头毛岳”的重要记录。这里记录了曾任蔚山都护府使的府使权相一的相关内容，我们从中可以了解到 18 世纪中叶蔚山的头毛岳的居住地区和面貌。而且我们可以看出他们在蔚山也是集体居住在府内面的内城隍堂。<sup>99)</sup>

头毛岳为了生存，早前为了进贡鲍鱼给朝廷，把几户济州海民迁来。其子孙居城隍庙，以采鲍为生，在风俗和形象上与其他的海夫不同，头发都是红的。“良女”把白头发挽成低发髻，“私贱”则把头发梳成辫子包在头上。她们的性情刚烈却不欺人。济州的汉拿山也被称为头无岳，也许是忘不了本的缘故。<sup>100)</sup>

离开家乡来到新地方的这些人，说的话和衣服都和当地人不一样，以捕鱼和采海带为主业生活，可谓“异乡人”。他们集体居住，结婚率也很高。但是一代又一代定居下来的他们逐渐履行了国家的军役，也逐渐被当地社会所同化。

---

98)韩英国(音)，前揭论文，1981，第820页。

99)成范中(音)译，《国译鹤城志》，蔚山南区文化院附设乡土史研究所，2010，第15页。

100)成范中译，前揭书，2010，第56页。

## 第四章 潜女、海女的术语问题

到目前为止，我们通过神话、遗物和文献，了解了扎猛子潜水的人是谁。综上所述，人类自古以来为了获取食物而潜入大海。他们一直到中世纪的朝鲜王朝为止依靠自己的呼吸（憋气）和扎猛子采集水中各种进贡的水产，而在济州岛，潜女代替了男性采集鲍鱼。这种责任的转嫁，是因为济州岛地理位置（即济州岛是边陲岛屿），政治上需要进贡，再加上贪官污吏的收取，以及自然环境影响（即频繁地发生台风灾害）等造成的。潜女们收获的海鲜是封建王朝的贡品，她们扎猛子潜水则是一种“身良役贱”的工作(做这种工作的人身份是良民，但工作辛苦而被人轻贱)。

经过了朝鲜王朝，大韩帝国，日本帝国主义，她们工作的性质发生了变化。这并非指她们身份的变化，而是因为海鲜本身的社会性质发生了改变。总而言之，海鲜从贡品变成了市场商品。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期到今天，采集海鲜的潜女们开始被人们称为“海女”。至于在日本统治朝鲜后潜女发生的变化，我们将在下一章进行探讨。此前，我将探讨现在仍备受争议的两个术语——“潜女”和“海女”。

### 1. 为什么术语很重要？

是应该叫海女呢？还是应该叫潜女呢？我在 1997 年曾向济州岛某海岸村中遇到的“海女”提出过这个问题。当时我听到回答是：“别人称我们为‘海女’，而海女们自称为‘潜女’。”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当时我想知道他们的身份和社会形象之间有什么关联。因为当时舆论和传媒都普遍使用“海女”一词，但实际见到的当事人却经常使用“潜女”一词。总而言之，在济州岛“海女”是外部术语，而“潜女”则是内部术语。

那为什么这些术语这么重要呢？朝鲜时代和在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时期的历史不同，所以我们应该以不同方式去称呼她们吗？是要单独看女性潜水者的这部分历史，还是要完整地去认识呢？有人认为“潜女”一词是因为发音上的问题而被回避。总之，这是没有把“潜女”这个称呼视为一种历史的存在，也没有赋予它特别的意义，只是把它当作对下海做捕捞的女人的称呼而已。因此，她们的称呼不断被左右，甚至是混

乱。而且重点是这些人并没有考虑到做捕捞者本人的主张。别人怎么称呼她们，她们就被叫做什么，并且被历史所记录。因此，我认为名字是涉及存在本质的问题。

有人说语言是文化的精髓。另外，当某人被称呼，这个称呼就是在定义对象，而且这很重要。而当对象不仅仅是花朵之类的事物，而是具有文化传统和历史的存在时候，关于被称呼对象的术语问题就不单纯了。因此，文化人类学强调文化记述：“要从‘本地人的观点 ( native’s point of view )’出发”。

关于海女和潜女的术语问题，学术界曾有过争论。在介绍它之前，我首先要提到语言人类学家的一个著名假说。因为这个假说不仅在社会语言学中被人们所熟知，在文化与语言的关系中也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那就是萨丕尔·沃尔夫假说 ( Sapir-Whorf Hypothesis )。首尔大学人类学系的元老级教授们在出版的《文化人类学概论》( 1988 ) 的《语言与思考》相关部分中也说过以下这样一段话。

“美国的语言人类学一直是领先的，而且这个学科一直孜孜不倦地研究语言与文化的相关性以及一个社会的语言形态与文化形态相互交流的相互影响关系。特别是，萨丕尔 ( E.Sapir ) 和沃尔夫 ( B.L.Whorf ) 创造了著名的语言相对性假说 ( 萨丕尔·沃尔夫假说 )，证明了每种语言在把外部世界的现象归类并表达的过程中，都呈现出不同寻常的面貌。他们认为，由于语言与这些语言使用者的社会文化特点紧密联系在一起，为了真正理解他们的言语行为，对这些传统文化的了解是必不可少的。(中略)这就像文化把人类的行为强行地限制在符合的框架中一样，语言也对使用它的人有着约束性的作用。这意味着，属于一个语言共同体的人，只能通过该社会的语言来表达思想或情感。因为不仅是单词和语法，连其内容都要在语言允许的框架内进行。因此，可以说人的思维或行为是依靠语言的框架而被分门别类的。(中略)根据他们的假说，语言不仅是传达思想或经验的象征性工具，而且语言本身则具有评价的标准，从而影响着人类。也就是说，语言把投射在潜意识中的内在世界提升到经验世界，再去限定实际经验，换个说法，这叫‘强迫观察 ( forced observation )’。”<sup>101)</sup>

归根结底，当某个事物以语言的形式被表达时，该语言所具有的力量对思想、情感、思维或行为是具有约束力的，也就是限定实际经验 ( 即强迫观察 )。因此，正如前揭文所指出的，我们为了正确理解言语行为，就要先理解其文化传统。

---

101)韩相福、李文雄、金光亿，《文化人类学概论》，首尔大学出版社，1988 ( 1985 )，第346-347页。

在认识到术语使用的重要性的基础上，让我们看看学界展开的术语争论。比起追究争论的具体内容，我更关注的是争论的焦点和通过争论提出的问题。

首先让我们回到过去，康大元在1970年出版了《海女研究》一书，在1973年出版了修订版。他在书中（1973年）的序言中是这样表述的。“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潜嫂’还是‘海女’的称呼问题。根据现存文献记载为‘潜嫂’，在现行的渔业法中也被记载为‘潜嫂’，因为她们是生产者，所以这有尊称之意，她们应该被称为‘潜嫂’。海女这个称呼是来源于日本人的殖民政策。日本人轻视她们，所以称呼她们为海女。因此今天我们应该纠正这个称呼，应该叫她们为潜嫂。虽然标题上写的是海女研究，这也只是出于一直以来的习惯，无意把潜嫂说成是海女，但正文中按照作者的观点应该是潜嫂，请大家理解。另外，在2001年《济州潜嫂权益斗争史》出版后，潜嫂这个词‘复活’了。”<sup>102)</sup>该书的序言部分也提到：“在文献上记录的是潜女和潜嫂，1953年制定渔业法时，他主动提出将海女改称为潜嫂。”这也对标题进行了说明。

与此不同的是，另一些人主张使用海女一词。在1996年由济州道方面主导出版了《济州的海女》一书。这本书的代表执笔人是已故的金荣敦教授。他认为“海女”一词并不是日本人在殖民政策上使用的贬低的称呼。<sup>103)</sup>他说从日本的记载来看，在公元前268年《魏志倭人传》中是指女性的捕捞者，这并不是为了贬低韩国海女而使用的词语，而是在日本也普遍通用的词语。因此，他认为：“‘海女’一词恰如其分地表达了海女的作用和实际情况。‘潜女’这个词不仅在韩国一直被使用，在日本也被使用过，因此，为了突出民族自尊意识而选择使用‘潜女’的称呼，这一逻辑是站不住脚的。”潜嫂一词在韩国一直都有被使用，潜女一词在韩日两国都有被使用，而海女一词原本在日本也一直被使用。另外，在济州经常使用的词语是“좀네”和“좀녀”。<sup>104)</sup>但“潜嫂”这个词很容易和“潜水”一词混淆，虽然溯源消除日语的痕迹是正确的，但同时也要认识到日语汉字较多的现实。因此，不管是“潜嫂”还是“海女”，都是用着用着就会自然而然地流传下来的。他选用“海女”一词只是注重了海女一词的鲜明性而已。<sup>105)</sup>而且在1999年发行的《韩国海女（民俗院）》中也介绍了与之几乎相同的主张。另外，这里还反驳了全京洙教授的“术语去殖民化”的主张，他认为使用海女一词就是亲日，使用济

102)康大元，《济州潜嫂权益斗争史》，济州文化，2001。

103)济州岛，《济州的海女》，1996，第44-50页。

104)济州岛，前揭书，1996，第47页。

105)济州岛，前揭书，1996，第48页。



州方言就是去殖民化，这种两分法很难被接受，这就像很难将其断定为“殖民地政策的标本”是否正确一样。<sup>106)</sup>

全京秀教授的主张是：“潜女”一词展现了济州潜女的认同感，“海女”一词则展现了日本海女的认同感。他提出了日本文化概念在解释济州文化现象中占据基础地位的问题。不仅是“海女”一词，在“三姓神话”中，该词把济州岛的神话缩小到以血缘为基础的初级范围，这反而说明了新的复合社会的出现，因此我们应该超越血缘中心主义的初级结构来理解。这种批判是在倡导学术领域使用的术语要“去殖民化（decolonization）”，<sup>107)</sup>简单地说就是主张对学界使用的术语进行反思。

引发这些争论的内容之一就是“海女”究竟是不是贬低的意思。在日本历史中，海女是渔民群体的一部分，日本渔民的社会身份跟中世纪的高丽或朝鲜的那种低下的社会地位不同。朝鲜的潜女也只是因为她们的劳役很苦，但她们并不是贱民，通常所说的“贱”是指社会性的认识，即对这些女性捕捞者的贬低。顺便说一下，在日本的古代，也就是中世纪文献中出现的海女、海士、蜃女、蜃妇等，随着时间的推移都被称为“阿妈（在日文‘海女’读为‘ama’，以下音译为‘阿妈’）”，而潜女被称为“かずきめ（日文发音为 KAZUKIME，是潜女的意思）”，其称呼方式是有所不同的，这一点也是值得注意的。虽然“潜女”一词现在在济州岛还在使用，但在日本只是以文字形式存在而已。

可是，即使海女在日本历史中不是被贬低的对象，而且在济州其实也是有相对应的称呼的，那么金荣敦教授为什么没有对日式汉字的使用提出质疑呢？更何况，他是济州海女研究集大成者，他以济州女性的思想和口述为基础，把各种术语带进了学问的世界。但即便是这样，疑问依然存在。更何况他还是一位在济州民谣和民俗方面留下了很多成就的国文学家。据透露，其原因在于海女一词所具有的“鲜明性”。

作为语言学方面的门外汉，我认为语言的鲜明性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形成的。因为考虑到海女这个词是日本帝国主义时期流入的外来语，不能从一开始就像现在一样，能让全体国民一提到海女就会联想到的那种鲜明的程度。回过头看看，1920年济州岛海女渔业组合的诞生，不仅意味着近代渔业组织的诞生，同时“海女”一词也是首次

106)金荣敦，《韩国的海女》，《民俗院》，1999，第47页。

107)全京秀，《济州研究和术语的去殖民化》，《济州岛的陆上及海洋资源（济州岛研究会第7次全国学术大会）》，1991，第209~220页。

被使用。与开始不同，该组合于1936年更名为“济州岛渔业组合”。民族资本的组基本变成了朝鲜总督府下属体系中的御用组织。分布在全韩国的济州岛潜女人数不断增加，甚至达到数千人，她们的捕捞量也随之提高。为了应对在各地发生的客主横行霸道和私吞金钱等诸多社会问题，1920年《济州岛海女渔业组合》成立了，但当时是由潜女（海女）和船工构成。为了支援他们的捕捞活动，不仅在济州岛，还在釜山、木浦、丽水等地设立办事处。但于1936年12月，得到朝鲜总督府认可的新济州岛渔业组合合并了岛内所有渔业组合和海女渔业组合。<sup>108)</sup>

而且由各产业领域组织的公会长任总督府下属的地方行政官，即兼任岛司。因此，从1931年末至1932年初发生了潜女抗争，潜女们向岛司喊话。

就这样“海女”一词开始正式出现在组合的名字上，经过潜女抗争，中央媒体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报道，那个时候就是用“海女”一词。<sup>109)</sup>解放后，“潜女”一词继续被媒体报道为“海女”。<sup>110)</sup>根据一份口述材料内容如下。金恩（音，1928年生）说，在1966年济州道模范潜嫂访问青瓦台时，当时带领他们的济州道知事告诉她们不要使用“潜嫂”一词，要使用“海女”。<sup>111)</sup>

对我们来说“海女”一词比“潜女”更鲜明的原因是官方和媒体都“选择”了这一术语，即它被定位为社会上正式使用的语言，是标准语言。<sup>112)</sup>直到今天，才逐渐使当事人以“海女”的名字来定义自我的身份认同。但我们需要注意的是，济州道地方政府在渔业法中将她们命名为“潜嫂”，不仅制定了保护条例，而且还一直将她们称为“潜嫂”。这和之前康大元的观点一样。

那为什么法律用的是“潜嫂”，而不是我们所熟知的是“海女”呢？2002年，庾喆仁教授在首届世界潜女学术年会发言时提出了这个疑问。<sup>113)</sup>这是因为一些学者认为“海女”一词是日本人在日本帝国主义时期对她们的蔑视。但是没有证据表明日本人用

108)济州市水产业协同组合，《济州市水协史》京信(音)印刷社，1989，第79-86页。

109)参见济州特别自治道 海女博物馆，济州海女史料集，京信印刷社，2009。

110)搜索《东亚日报》的新闻报道可以发现，解放后“海女”一词已经普遍化了。

111)济州特别自治道《憋气潜水捕捞的女人》，济州海女生平史调查报告书，2014，第140页。

112)国立国语院标准国语大词典 (<http://stdweb2.korean.go.kr>) 将“海女”定义为“以潜入海底采摘海参、鲍鱼、海带等为职业的女子”，“潜女”即“海女”。另外，虽然有人指出石柱明曾经指出海女是标准语，但经笔者确认，石宙明指出济州方言中“潜女”的标准术语是“潜嫂”，日语中是“海女”（石宙明，济州岛资料集，西归浦文化院，2008（1971）a，第150页）。

113)世界岛学会、济州大学和平研究所，《海洋文明史中潜女的价值与文化继承》，（第一届世界潜女学术会议，济州Grand Hotel，2002.6.9.~11.），2002，293~299页。



的“海女”一词是带有蔑视性的，海女就像它字面的意思一样，就是大海上的女人。<sup>114)</sup>同时，也有人提出应该根据生产模式和时代，赋予她们不同的称呼。比如，可以把在朝鲜时代贡纳制生产方式下的女性潜水员叫做“潜女”，而今天的和日本帝国主义时期的女性潜水员应该称之为“海女”或“潜嫂”，这仍然是一个需要研究课题。同时也有人提出，潜嫂应作为“原生 ( native, 当地居民 )”术语或“通俗术语 ( folk term )”使用，海女应作为“分析术语 ( analytic term )”使用。<sup>115)</sup>因此，朝鲜时代封建制生产模式下的女性潜嫂叫做潜女，后来又把“海女”和“潜嫂”做了区分。“潜嫂”是济州人的通俗术语，“海女”是学术上的分析术语。

到了 21 世纪，“海女”一词在社会上变得大众化。博物馆建成后，每年的例行庆典都得到了岛民的热烈响应，特别是 2016 年 11 月，“济州海女”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登记为世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登上了世界舞台。登记的全称是“Culture of Jeju Haenyeo ( womendivers )”。而且在遗产申请书中规定，如果遗产有其它名字，也要被记录，因此申请书中还记录了“济州潜女文化”和“济州潜嫂文化”。<sup>116)</sup>济州岛的“海女”们经历了这个过程，开始为自己的人生感到自豪，媒体也给予了积极评价并认为这是世界对济州文化价值的认可。

这两个术语现在还在继续混用，从某种角度看，外来语“海女”已经成为“分析性术语”，并走向了世界的舞台。而“潜女”则被固定为作为承担劳役的潜女形象，仅限于土著民的术语，这种印象已经不可磨灭。

但需要考虑的是，海女这个术语的扩散不仅仅是停留在话者的言辞和现在的时间点上。有人把过去文献中“潜女”一词也翻译成了“海女”。把“潜女”称为“海女”，那么过去有关潜女的文化 and 历史就都被译成了“海女”。这就变成了以现在的标准去重新翻译过去的结果。以下是几个例子。

前面也曾提到，日本帝国时期在济州岛生活过的石宙明的《济州岛方言集》中的记载如下表。<sup>117)</sup>

---

114)世界岛学会、济州大学和平研究所，上揭资料集，2002，第294页。该主张反映了已故金荣敦教授的观点。

115)世界岛学会·济州大学和平研究所，前揭资料集，2002，第297页。

116)济州特别自治道，《济州海女理解》，2018，第18页。

117)石宙明，前揭书，2008a，第64和150页。《济州岛方言集》于1947年出版。

〈表4〉济州岛方言资料		
济州方言	标准普通话	日语
좀녀=잠수 잠수질 잠녀콩	잠수 무자맥질 작두콩	海女, 潜水夫 潜水作業 ナタマメ(나타마메)

他说标准普通话是“潜嫂”，但往往大家都叫的是“海女”。比如海女豆（*Canavalia gladiata* DC.），标准普通话是刀豆，但现在坊间都叫海女豆。他在《济州岛随笔》中是这样介绍海女作业的：“这也叫潜嫂，是最能代表济州岛的东西。海岸部落的妇女全部是海女（以下略）”，从这可以看出他本人也没有用济州的语言介绍，而是用日语介绍潜女的。<sup>118)</sup>

另外，石北申光洙曾做过《潜女歌》一诗，但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它被翻译成了《海女歌》，而且在已经被数字化的《朝鲜王朝实录》中“潜女”也大多被翻译成“海女”。从这些情况来看，作为语言上的“潜女”已经消失，“海女”则已经完全融入韩国社会。人们正在用“海女”一词重新去解释和生产过去的历史，并不断地扩张。

尽管如此，“潜女”一词并没有消失，它现在仍被济州海岸村庄的女性所使用。这不仅是一种言语行为，当初“济州海女”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名录的具有决定性价值的理由就是共同体文化，因为她们的文化传统至今仍可以在海岸村看到，因此将她们称为“活的遗产”。当我们想到韩国“海女”的文化传统的时候，我们就不得想不到出现这个词的殖民地时期，或者说不得不把焦点放到那个时期的观点中去，我们很难从中脱离出来。此外，也必须从那个时代的文化遗产中寻找。如果在韩国的历史和文化中寻找一个通用的名词来称呼韩国的海女，那就是——“潜女”。

另外有趣的是，在日本的文献和神社的名称中也可以看到“潜女”的标记。因为考虑到大海也起到了通往其它世界道路的作用，“潜女”一词在韩日两国都是用来形容济州岛女性潜水者的，这不得不让人惊讶。这个富有生命力穿梭于韩日两国海洋，依然

<sup>118)</sup>石宙明，《济州岛随笔》，西归浦文化院，2008b，第287页。

在现实生活中被使用的词语，却没能成为学术界的正式术语，这真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

回顾一下，我觉得前面的学者们关注的不仅仅是术语。他们想通过这些女人指出什么呢？康大元先生为解决曾到外地生活过的济州女性的地区纠纷和权益问题而做出过巨大的贡献。对他来说，他主张的不是“海女”，也不是“潜女”，而是具有尊崇意义的“潜嫂”。也就是说，焦点是妇女的权益问题。金荣敦教授的著作主要讲的是济州的女性进出其它地区的进取性。我认为，他的重点在于作为地方的海岛，女性不仅到外地活动，而且把自己的生活世界扩大，这种进取性才是重要的。只是那个时期是日本帝国主义时期，无法突出这一点。反而是术语的问题成为了争论的焦点，令人遗憾。

综合来看，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期以后，海女这个术语一直沿用至今，比起“自然”现象，更有必要将其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来看待。另外，海女一词究竟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残余和剥削性的掠夺性的术语，还是只是一个普通的名词，又或者是封建时代的持续性地一个现象，我们无法断定。相反，流入的术语代替了现有土著人的术语并获得了鲜明性，成为了分析性术语。因此，代替了长期的土著语的现象则是需要我们关注的。另外我们要把“潜女”和“海女”当作具有历史和文化传统的主体来看待。文化是一代代延续下来的，对历史的断章取义会让我们在解释已有的文化、认知和现象时犯下很多错误。

从古至今，“潜女”和“海女”的存在方式不同，她们是在普遍的状态中逐渐经过时代变迁而形成的特殊的文化。虽然是分段地去看历史还是连续性地去看历史取决于解释的人，但这些女性一直被地区社会所认同，并把她们当成地区文化的象征。因此，我们把历史排除在外去进行解释的余地并不多。

根据我们之前提出的萨丕尔·沃尔夫假说，我们需要回顾一下我们在思考术语时所要求的是什么。当我们说海女或潜女时，我们能通过她们了解什么样的文化传统？而且能断定这些术语不存在束缚我们的思想和情感的东西吗？那它对我们的行为和整体认知的影响又是什么呢？带着我们内在世界的经验，如果我们进入历史，我们会把什么定义为“实际经验”呢？最后，我们现在是否受“被强迫的观察”所影响呢？

在讨论完术语后，有必要梳理一下我在这本书中使用的术语的脉络。“潜女”是济州的女性潜水捕鱼者以及具有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女性捕鱼者。“海女”是韩国社会常用

的形容女性捕鱼者的一个名词，而日本的海女则按照当地语言将被称之为“阿妈”。根据上下文，也会混合使用实际通用的“潜嫂”一词。

在韩国的许多渔村，对潜水捕鱼者有着很多传统式的称呼。例如，通过李宥利（音）的论文我们可以知道全罗道对潜水捕鱼者的称呼中有“무래꾼”(以前在金塘岛附近潜水捕捞的男人)<sup>119)</sup>在釜山影岛有“통쟁이”(桶仔)这样的称呼。像这样，日本汉字中“海女”一词，并且在日本帝国主义时期开始就作为官方术语而扩散。作为外来语流入的这个词，在固定化的过程中受到了官方和学者的诸多影响。虽然无法断言，但从长远来看，这个词所具有的重要性和普遍性应该是合不合适的问题。

---

119)李宥利(音)，《可居岛的附近海滩共同体与男潜水人研究》，木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

## 第五章 从岛内到岛外\*

### 1. 视角与地域讨论

潜女们在一定时间内转移到其它地方采集海鲜，谋求经济收入，从事渔业活动的潜女们被称为“出稼捕捞”。所谓“出稼捕捞”是指“去外地捕捞”。<sup>120)</sup>最近我们经常使用的“出稼”一词，是出自于日语“でかせぎ”这个词。<sup>121)</sup>可以说“出稼捕捞”这个词是日语和济州方言的结合。但是对于了解日本历史的人来说，韩文中的“出稼(출가)”即日语中的“出稼(でかせぎ)”一词在日本的历史上是很常见的，在这种情况下，渔民们外出打工，往返于故乡，在当地重新定居，形成定居渔村等，这在渔民史中也是经常出现的术语。因此，济州潜女在日本帝国主义时期的出海捕鱼，是将其与日本渔民的历史放在同一个框架下把其命名为“出稼(출가)/出稼(でかせぎ)”，还是在日本帝国主义强制的情况下才出海捕鱼，这个问题会因为视角的不同而不同。

在解放后，出海到异地的潜女们也经常使用“出稼”一词，但她们没有（特别地）考虑它的历史性，只是根据其“样态”，把它当成语言惯例进行表达并延续。如今，这句话似乎被固化（模式化）了。就像之前对（潜女和海女）术语问题的争论一样，“出稼”一词也是首先被历史界所使用并传播的，但这并不是当事人所使用的语言。因此，这个词可以说是受到日本帝国主义所影响的（或者说是残留的）。

那么，我们要用什么词来形容潜女和潜嫂的“出稼”呢？回到现实中，我们并没有什么特定的术语来指代这种“远征捕捞”。因为还有很多说法，如：“去了趟岛外”，

---

\*本文是以作者的论文——《解放后济州潜水（海女）们定居釜山的社会史考察：以地域间越界的移动和矛盾为中心》：（《耽罗文化》第37号，2010，437~479页）——《殖民地时代 韩·日海域的资源和海女的移动》；以及（《韩国民族文化》第58号，2016b，481~517页）为基础进行了修改和补充。

120)金荣敦，前揭书，1999，第384页。

121)标准韩国国语大辞典将其定义为“一段时间在异乡赚钱”；日语是“一度地去它贯(其它地区)赚钱，或指那个人”。因此，“でかせぎ，(出稼)”一词具有暂时性的在异乡生活的普遍性意义。但让我们关注一下这个汉字“稼”字。“稼”是指移嫁接水稻，在日本渔民的历史中，这句话是指往返于自己的故乡母村和其它地方捕鱼的渔民在异地扎根。也就是说，这个字和“把异地作为基地村的传统”有着很深的渊源。通过羽原又吉的《漂海民》我们可以看出，在历史上日本渔民的势力扩张的过程中“出稼”是一种重要的文化传统。（羽原又吉，《漂海民》，岩波新书，2008）。

“去了趟陆地(韩半岛)”,“第一次去了趟外面捕捞”,“去了趟其它地方捕鱼”等等。<sup>122)</sup>从去过的这些表达中可以看出,去外面捕捞的重点是具有限时性(在一定的时间内)和返回性(最终回到岛上)的。

关于开始离岛外出捕捞的时间也存在各种说法。有人主张是始于1879年全罗南道的青山岛,<sup>123)</sup>有人主张是始于1892年庆尚南道蔚山、机张两郡的沿海地区。<sup>124)</sup>有人主张是在1880年的前后,从庆尚南道蔚山、机张开始,到全罗南道的多岛海和周边各个岛屿及巨济岛,再到釜山的近海,庆尚北道的各个沿海以及江原道和咸镜道的这些地区开始的。<sup>125)</sup>也有人主张是始于1895年釜山的影岛。<sup>126)</sup>

基本上从19世纪后半期开始,济州岛潜女开始向其它地区移动。一般大家都普遍认定移动的第一个地区是韩半岛的东南海域。此后,济州的潜女们出海到韩半岛的全境,以及日本、大连、青岛、符拉迪沃斯托克等地。<sup>127)</sup>

像这样,女性外出捕捞活跃的现象是从韩日合并的初期开始的。关于这种现象,以济州地区社会为中心形成了一种说法。这是因为她们的劳动不仅对家庭经济对济州岛的地区经济也作出了巨大贡献。殖民地时期女性的劳动奠定了她们坚强勤勉的形象基础。但我们在看待这段历史的时候,只是把其当成女性的家庭内部劳动,只是站在社会贡献的框架下去强调了其本身的意义。我们很少去关注它是在某种社会背景下形成的,也很少与韩国的社会变动过程联系起来研究。

大多数关于女性的出海捕鱼和移动的研究,首先采录的是女性的口述生活史。济州和蔚山出版了采录的女性口述史资料集,<sup>128)</sup>因此,出海后在当地定居的女性,她们是如何适应当地的过程和她们的生活史也被人们所了解。<sup>129)</sup>另外,也有关于定居

---

122)金荣敦,前掲书,1996,第383~390页。“去了趟其它地方捕鱼”是笔者2005年在金宁里听到的内容。

123)崔圣爱,《海女的移居生活史:釜山龙湖渔村界海女的案例研究》,《水产业史研究》2,渔业史研究所,1995.65页。

124)石宙明,前掲书,2008a,第302页。

125)康大元,前掲书,2001,第106页。

126)秦宽勋,《近代济州的经济变动》,角注 2004,第259页。

127)济州道,参考前掲书,1996。

128)著名的有济州岛、济州岛女性特别委员会《通过口述遇到的济州女性的生活和历史》(2004)、济州特别自治道的《憋气潜水捕捞的女人》济州海女生平史调查报告书(2014)、以及蔚山学研究中心《蔚山海女的故事》(2015)等。

129)崔圣爱,前掲论文,1995;吴善花,《竹边地区移居潜女的适应过程研究》,安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1998;梁元洪,《济州海女定居莞岛的生平史》,济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1998;李善爱,《穿越大



在日本的女性记录。记录了她们在殖民时期的出海捕捞和生活史。<sup>130)</sup>这些口述资料和研究论文将基层女性的经历“历史化”的研究思路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但目前我发现她们的历史并没有被韩国的女性史学界的学者所关注。<sup>131)</sup>如果我们思考为什么会这样，这大概是因为她们的历史被狭隘地当成了特殊的地方史。同时人们认为“传统式”生计(生存方式)是前现代的，以及把女性劳动狭隘地当成了家庭生计经济等才导致了这样的结果。

总之，我们不能把其当成个体的家庭经历，而应该把其当成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时期的具有特殊意义的社会现象来思考。从文化变动论的角度来看，女性突出的出海捕捞现象是与特定的时间和空间的变化相关联的。这就像一个社会的制度和惯例以及规则和文化规范等的变化一样，我们需要在它们之间的密切关系中分析。<sup>132)</sup>

特别是到其它地区的海洋/渔场出海捕捞的行为，有时会与当地的出海捕捞地的社会发生摩擦和纷争，因此，出海捕捞不仅是单纯的捕捞行为，也是社会经济行为，同时也具有超越地域界限行为的意义。因此，我们分析“去外地捕捞”的问题时，不能固定在一个地区，而是要考虑到其本身与其它地区相互关联的关系和时代背景，否则我们就无法全面性地分析这个问题。

## 2. 殖民地(时期)出海去外地捕鱼的济州女性

为了捕捞而出海去外地的女性并不只在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时期出现，她们也不是只去一个地方。就像我们前面说的那样，济州人离开海岛到陆地的南海岸地区定居是从15世纪后半期开始的，当时出陆是由于灾荒和灾害、赋役和贡品的加重以及倭寇的出没造成的。<sup>133)</sup>15世纪后半期，像流民一样前往全罗南道和庆尚道地区的济州人，因灾害和饥荒，不得不离岛。因此，这与以返乡为前提的出海捕鱼性质不同，而且

---

海的济州道海女(海を越える濟州道の海女)》，明石书店，2001等。

130)金荣·梁澄子，海を渡った朝鮮人海女—房総のチャムスを訪ねて，新宿书房，1988。本书被翻译成《穿越大海的朝鲜海女》郑光中、左慧琼(音)译，图书出版 角注，2004 出版。

131)参见梨花女子大学韩国女性史编纂委员会出版的《韩国女性史》(梨花大学出版社，1972)。

132)韩相福、李文雄、金光亿，《文化人类学概论》，首尔大学出版社，2009[1985]，第399页。

133)李起旭，《济州农村经济的变化》，集文堂(音)，2003，第48页。



那个时代的海鲜是进贡的贡品和土特产，与市场上的商品相去甚远。

但从19世纪末开始，水产品商品经济的扩散让出海捕捞的现象持续出现，到了日帝时期出海捕鱼更是盛行一时。而且当时出海捕鱼的大部分都是以返乡为前提展开的。<sup>134)</sup>也就是说她们在外地赚钱后返回故乡，她们的故乡就是济州岛。这种现象可以说是从19世纪末开始持续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期。其中，在日本帝国主义时期的出海捕捞现象达到了顶峰。而且在那个时期，外出定居的案例也增加了。从出海捕鱼的地地区来看，除日本沿岸以外，庆尚道地区最多，其中庆尚道的釜山地区尤为突出。<sup>135)</sup>从海域上可以看出（出海捕捞的海域）主要集中在韩半岛的东南海域。

### 2.1. 穿越大海的女性和海女之歌

潜女们不仅前往韩半岛沿岸，还前往日本各地，而且她们不是一个人出海捕捞，而是叫熟人一起结成群，是带有群体性的。她们不是以家庭为单位的移动，而是以村庄里可以“潜水捕捞”的女性为单位移动。现在流传的《海女之歌》就是在那样的背景下创作的。她们是一个村庄的邻居，亦或是由同乡们（济州）组成的女性小团体。她们使用相同的语言，吃同样的饮食，她们沿用着故乡的风俗习惯。她们用歌声表达了自己在异乡的惆怅和辛劳。她们用她们的语言，互相跟唱，排解忧愁，她们共同开辟了自己的生计和生活。她们因为出海捕捞，在一个限定的时间，在异乡形成了共同体，然后在一定时间内又解体，然后再建立……因此，《海女之歌》不仅是一首劳动歌曲，女性们也从“一起唱歌的行为”中反思自己的生活。这是留着她们自身印迹的一个记录，因此具有特别的意义。

这些歌曲被称为“划船声”、“嗨哟声”、“船桨声”、“潜水声”等，船声伴着呼气声，以不断反复的形式传唱。再配合着划船时的身体动作。<sup>136)</sup>也就是说划船出海

---

134)参见金荣敦，前掲书，1999；康大元，前掲书，2001；左惠琼(音)、高昌勋(音)、权尚哲(音)、金东润(音)等6人、济州海女和日本的阿妈、民俗院2006等。

135)对于定居在异地的潜水者的现状，康大元的著作(2001年)中有详细的介绍。从1995年统计的出身济州岛定居其它地区的全韩国潜水人口统计来看，共有1975人，釜山508人，庆南733人，庆北288人，江原210人，全南137人，忠南99人（p.272）。另外，根据1990年7月的调查结果，全国17633名潜水者中，济州岛为10027名，占半数以上，其次是庆南为4498名，占全体的25.5%。从所属组合来看，除济州以外的地区中，最多的是迎日（1053人），其次是釜山（728人）。（康大元，前掲书，2001，第321页）。

时，她们的肢体语言和歌词一起被歌声记录了下来。在固定而反复的音律中，歌唱者把自己的悲欢离合融入到歌词当中。因此，这些歌曲既是从村庄沿岸迎风破浪划船至远方寻找渔场的女性劳动歌谣，也是她们创作的作品。<sup>137)</sup>这些基层女性无法用文字给自己的生活留下记录，而是通过她们的“声音”留下了记录。此外，这里还包含了一些关于她们去外面世界的内容，也就是她们在其它地区做捕捞的一些信息。

《海女之歌一》<sup>138)</sup>

咿呦飒呐咿呦飒呐

离开城山日出峰 / 要去所安岛啦

过了莞岛地区 / 经过薪智岛

过了金塘岛 / 经过那片大海

过了志奴力岛 / 就快到罗老岛了

过了罗老岛 / 经过步石海域

过了突山岛 / 穿过内、外雉岛海域

过了内、外雉岛 / 就到了南海岛 露梁海峡

穿过蛇梁岛 / 经过一篇蓝蓝的海域

穿过巨济岛的长承浦 / 经过加德岛

经过东前海 (东仙洞所属村庄的前海) / 过了多大浦

就到了釜山影岛 / 咿呦飒呐

《海女之歌二》<sup>139)</sup>

咿呦飒呐 咿呦飒呐

平缓的水流 / 迎着海风

响起的汽笛声 / 原来是关釜联络线的船声

划啊划 用力划 / 使劲儿划 不是为了别人

弯弯腰 曲曲肚 / 不是为了别人而怀孩子

136)左惠琼、高昌勋、权尚哲、金东润等6人，前掲书，2006，第137页。

137)金荣敦，前掲书，1999；左惠琼、高昌勋、权尚哲、金东润等6人，前掲书，2006；李成勋(音)，《海女》。

138)金荣敦，前掲书，1999，第392页。

139)左惠琼，《海女歌词中体现的劳动技能与情绪》，《济州海女与日本的阿妈》，民俗院，2006，第144~145页。

弯弯腰 曲曲肚 / 妈妈生我的时  
荆棘树船手把 / 手上磨出了茧  
生我为了这些吗 咿哟飒呐 / 咿哟飒呐 桨绳啊  
如果断了 釜山港 / 不就可以做桨绳了嘛  
船桨断了 / 对马岛 结实的树木  
不就在哪儿嘛 提起精神 / 加把劲儿 划起来

《海女之歌一》歌词中详细描写了划船寻找目的地的经过。从城山港出发的潜女们经过莞岛周边，再经过庆尚南道南海和釜山多大浦前往影岛。你可以想象她们在没有驱动的帆船上摇着桨移动的情景。《海女之歌二》中，她们伴着劳动的悲喜情绪移动着，体现了那时潜女们生活的范围和与现在的不同之处。例如，歌词中在釜山港口和对马岛可以得到桨和树木，所以歌词中描写到“哪里有桨划不到的地方呢”。这体现了女性们的生活意志，她们认为从济州到釜山再到对马岛是她们的生活范围。

## 2.2. 出海捕捞地点和规模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确切的信息能够证明这些女性出海捕捞的地点和规模。部分的记录和统计数据只能推测出当时的情况和规模。我们根据此前几位研究人员的研究，收集了一些资料，以下将对日帝时期潜女出海捕鱼的情况进行分析。

出海捕捞的人数出现在多个数据中，略有偏差。由于没有对出海捕捞者进行单独统计，是根据报纸报道和记录者掌握的信息资料，因此会有一定的偏差。再加上日本帝国主义时期，潜女们的出海捕捞，说是作为水产业者进行统计，其实是根据“招募”和介绍(利用人际关系网)的需要而统计的。

在1915年前后，约有2500名潜女出海捕鱼，其中庆南有1700人，全南的多岛海有300人，其它地区有500人等。按照出生地，牛岛约有400人，终达里、杏源里、法环里、为美里等地各约有100人。可以看出，大部分济州岛东南地区的海岸村庄女性从殖民地时期的初期开始就积极地出海捕捞。<sup>140)</sup>而到了1910年后期，仅釜山蔚山地

<sup>140)</sup>石宙明，前掲书，2008a，第316页。

区就有4000名女性出海捕捞。 141)

1926年，济州岛居民为了赚钱而前往日本。男性为13600人，女性为9984人（共23584人）。大部分男性主要到阪神工业地带（大阪至神户一带）当工人。他们赚了钱以后汇往济州岛。仅一年，男性的汇款金额为176900元，女性为70899元。 142)

年份	地区	全南	全北	庆南	庆北	忠南	江原	咸镜南道	咸镜北道	黄海	合计
		1937	韩半岛	408	19	1,650	473	110	54	32	5
1937	日本	对马岛	高知	鹿儿岛	东京	长崎	静冈	千叶	爱媛	德岛	合计
		750	130	55	215	65	265	51	10	50	1,591
1939	韩半岛	全南	全北	庆南	庆北	忠南	江原	咸镜南道	咸镜北道	黄海	合计
		367	7	1,581	308	141	60	106		14	2,584
	日本和 日本以外	对马岛	高知	鹿儿岛	东京	长崎	静冈	千叶	爱媛	*青岛	合计
		686	95	18	144	54	365	67	35	28	1,492

1) 1939年\*青岛是指中国的青岛。  
2) 日本和日本以外地区的合计，订正给出了原文的误差（康大元，前书，2001，第146页）。

前往外地捕捞的人数之所以多，是因为他们的收入高于在济州岛岛内的收入。综合各种资料，我们可以通过<表2>和<表3>推算出日帝时期潜女们的收益情况。

年度	济州岛内		其它地区		出海捕鱼者的汇款
	潜女人数	总收入	出海捕鱼人数	总收入	
1921			4,000名	1,200,000元	
1929	7,300名	25万余元	3,500名	50万余元	908,000元
1930			3,860名		687,350元
1931			3,950名		1,100,000元
1932			5,078名		
1934	5,500名	27~28万元	4,402名	70万元	

资料图：高有峯，前本，2006，第407页。

我们一眼就能看出，她们与其在济州岛内捕捞，不如去其它地方捕捞，这样赚钱更快。而且通过捕捞她们获得的收入逐渐提高，从外地寄来的汇款也在1932年超过了100万元。此外，异地出海捕捞可以分为国内（韩半岛）沿岸和日本各地，其比例约

141)秦宽勋，前揭书，2004，第259页。

142)石宙明，前揭书，2008a，第319页。

为2：1。

年度	出海捕鱼海女人数(名)	汇款金额(元)	比较(名)
1929	4,310		
1930	3,860	980,000	
1931	3,950	687,350	
1932	5,078	1,100,000	日本 1,600/ 国内 3,478
1936	3,360	770,000	
1937	4,402		日本 1,601/ 国内 2,801
1939	4,132		日本 1,548/ 国内 2,584

资料：查询，查询1939（秦宽勋，上书，2004，第266页再引用。）

分析日帝时期济州岛地区经济的秦宽勋教授（2004），他认为“海女劳动”提升了济州岛的农村经济实力，扩充了劳动力的基础。他说，1900年以前的济州岛与外界的交流很少，自给自足的特性突出，最先消除这种“孤立、封闭氛围”的因素就是“海女的劳动”。也就是说，随着日本贸易商的出现，对海产品的需求不断增加，海女劳动的价值也随之提高，因此，这些促进了她们到其它地区出海捕捞。<sup>143)</sup>

与此同时，她们的出海捕捞也带来了地区内部的另一种变化。秦宽勋教授指出，以往分布在山区的人口向海岸地带转移，增加了以浦口（港口）为中心的沿海村庄的人口数。据悉，不仅是潜女，农村劳动力也发生了转移，到20世纪30年代，当时济州岛总人口的1/4都发生了移动。从年龄和性别来看，20-50岁的自耕农出身的男性所占的比例最高。结果造成了岛内劳动力短缺，因此，老弱者和女性劳动力成为了主要劳动力。<sup>144)</sup>

众所周知，潜女们的出海捕捞为济州地区社会的经济做出了贡献，同时这也突出了女性劳动重要的社会价值，也促进了大家对济州女性劳动的讨论。“勤劳、生活能力强、坚韧不屈”的形象，这不仅是潜水捕捞的济州潜女的形象，也是她们去其它地区出海捕捞的历史遗产中的一部分。

143)秦宽勋，前揭书，2004，第264-271页。

144)秦宽勋，前揭书，2004，第269-270页。

这种经济活动不局限于济州岛岛内，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时期的背景下，与日本渔民作比较的话，情况是怎样的呢？1929年《东亚日报》报道的一篇报道中称，庆尚南道前海的渔获量主要是以日本人的渔场为主，那里的捕捞量占朝鲜的1/3。其中“济州海女”往来于此，在那里出海捕捞，人数约1000人。

由于釜山西侧介类(贝类)繁殖良好，东侧藻类繁殖良好，每年济州岛海女前来捕鱼的有1000人左右。日本通渔(捕捞)者达1500人，每年增加400~500人，1925年底居住在现在的东岛(庆尚南道)内的日本渔工有2984户，朝鲜人渔业者有20867户，统计上是3851户，与580里海岸线相比，平均每年每里海岸线(约400米)42户。渔船数量方面，日本人有3142艘，朝鲜人有6141艘，海岸线平均每里有17艘。此外，日本人的通渔船有449艘，渔业者有6226人，总渔获量合计为1858万元。海岸线每里平均合计为32596元。制造量达到928万元意味着与合并当时对比，渔获量增加了七倍，制造量增加了十倍。朝鲜渔民的实际收入与当时成反比。<sup>145)</sup>

报道中比较了日本渔民和朝鲜渔民的规模和渔获量，并指出他们在渔获量上是成反比的。

### 2.3 促进去外地出海捕捞的社会因素

由于1910年韩日合并，东亚人口出现了很大的迁移。尤其是朝鲜的边陲岛屿济州岛，除了传统的土特产以外，近代工业化的基础非常薄弱。对岛上的妇女来说，潜水捕捞是一种生产技术，只要提高对海水的适应能力，就可以在没有投入太大资本的情况下就可以获得经济收入。因此，关键的就是自身的身体适应能力和意志。即便如此，如果没有了解当地情况的人进行中介，去外地也是不可能的。村里的潜女只身一人去蔚山或者清津，又或者是直接去对马岛和伊豆半岛捕捞是不可能的。潜女们要去外地出海捕鱼要通过“招募”，中间要有“带领”人和提供资金的人，另外，还要有当地渔场的主人或渔业合作社等，在各种人的中介下才能进行。让我们按照以下几个方面

---

<sup>145)</sup>东亚日报，1929年6月17日报道。



来分析一下加速海女去外地出海捕捞的原因。

首先，在日本人的统治下日本捕鱼者的不断涌入，尤其是潜水器船的使用造成了渔场的荒废。在港口开放前，日本人就以全罗道和庆尚道沿岸一带为中心，经常进行密渔（非法捕鱼）。并以济州岛的加波岛、牛岛、飞扬岛等附属岛屿为据点，霸占沿岸的渔场。根据1883年的《在朝鲜日本人民通商章程》，我们得知日本获得了全罗道、庆尚道、江原道、咸镜道沿岸的通渔权以及买卖捕获的鱼介(鱼和贝类)权力。<sup>146)</sup>还有值得关注的一点就是这些地区与后来潜女们移动的地区是一致的。在日本渔民进入韩半岛沿岸渔场的过程中，他们经常大量滥捕，导致渔场荒废。其中最典型的事例就是从长崎进入的潜水汽船。<sup>147)</sup>

在船上得到氧气供应的潜水器捕捞方式<sup>148)</sup>与只靠身体作业的裸潜捕捞方式相比，利用潜水器的捕捞不仅可以潜入得更深、维持的时间也更长，在产量方面具有压倒性优势。潜水者大部分是男性，他们主要采摘鲍鱼和海参。这样捕捞到的东西，基本上通过一次加工，就可以出口到日本国内和中国以及香港(归还前)。<sup>149)</sup>潜水器渔业的展开是在区划了韩半岛的整个沿海的情况下进行的，在济州岛东西南北各设有据点，在沿海渔场区域重叠经营，大量捕捞水产。<sup>150)</sup>因此，这造成了济州岛沿海资源的枯竭，这也是成为潜女们移居异地的因素之一。<sup>151)</sup>

从1900年到1903年，济州岛内的潜水器船作业从18艘增加到了30艘。1903年，日本人的渔获量如下所示，鲍鱼67500斤，50000元；鲷鱼60000斤，40000元，鲨鱼75000斤，18000元；海参86400斤，51000元。<sup>152)</sup>

另外，潜艇水器船在济州岛沿岸取得了巨大收益。这一消息的扩散加速了潜水器船涌入的速度。由于在日本当地渔场限制使用潜水器捕鱼，这也成为他们加速进军韩

---

146)姜万生，《汉末日本对济州渔业的侵夺与岛民的应对》，《济州岛研究》第3期，1986，第105-106页。

147)姜万生，前揭论文，1986。；李起旭，前本，2003。；秦宽勋，前揭书，2004。

148)潜水器捕鱼有两种方式。戴口罩(mask)和戴头盔(helmet)，这是从船上获取氧气的方式的区别。日本于1868年从英国人那里学到了潜水器渔业法，并将其运用到作为殖民地韩半岛沿岸的海产品开采法，创造了经济财富。参照稻井秀左卫门(朝鲜潜水器渔业沿革史)，朝鲜纤维协会，1937，第130页。

149)稻井秀左卫门，前揭书，第17-19页。

150)稻井秀左卫门，前揭书，第7页和第15页。

151)藤永壮，《1932年 济州岛海女的斗争》，《济州岛的以前记录：1878年~1940年》，济州市牛岛图书馆编，京信印刷社，1999，第93页。 秦宽勋，前揭书，2004，第 259页。

152)石宙明，前揭书，2008a，第272页。



半岛沿海的理由。就这样涌入的潜水器船大肆开采鲍鱼和海参，这对资源是“扼杀性”的。<sup>153)</sup>此外，潜水器船不仅对水产资源来说是滥捕行为，对潜水者也构成了威胁，因此这也是促进潜水者外流的因素。就这样人们很难为这种荒废的渔场找到可再生产的水产政策，在潜女为了寻找有资源的渔场而移动的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到“掠夺性”的殖民地水产经济的一个切面。

第二，虽然济州岛沿岸渔场荒废，但水产品的商品性为女性提供了获得现金收入的机会。从自给自足的食品转变为市场商品的海产品，使妇女获得了家庭生活费和财富。也就是说，通过在其它地区一定时间内的劳动可以攒到一大笔钱，对于潜女个人来说，这赋予了她们巨大的经济动机。<sup>154)</sup>尤其是在日本海藻商人需求的作用下，这促使潜女们踊跃地向曾经拥有优质石花菜渔场的庆尚南道地区移动。

秦宽勋(2004)提到一个村庄的案例，并指出潜女从事渔业活动的现金收入占了家庭收入的一半。因此，通过海鲜获得的现金收入成为了济州岛经济的基石。海产品的经济价值上升，刺激了海岸地区这些以人力劳动为主的经济活动，因而出现了济州岛岛内村落移动的现象。在此之前，山区地带因为拥有广阔的土地和畜力储备基础，是拥有最多财富和最高人口扶养力的地方。但由于交易的发达和财富向海岸地带的集中移动，促进了人口向海岸地带移动的现象。<sup>155)</sup>

第三，海上交通工具的发达是进一步促进移动的重要因素。日本把济州岛纳入了定期航线。因此，济州岛与其它地区之间的物资和人员可以定期移动。1912年，朝鲜邮船株式会在木浦和济州之间每月运行9次轮船，在釜山和济州之间每月运行5次轮船。此外，以大阪港为母港，开通了经由釜山环游济州岛的航线，每月2次。接着又开通了以大阪港为母港，经由木浦到济州的航线，每月3次。这种海上交通的革新，让许多济州人移居到了日本和陆地。<sup>156)</sup>远距离移动的潜女们之所以能够反复地在家乡和异地移动，就是因为定期航线的开通，这成为了她们移动的重要社会条件。据推测，这也起到了促进移动的作用。特别是1924年开通的济州岛经由下关到大阪的航

---

153)姜万生，前揭论文，1986，第108页。潜水器船之所以集中进入济州岛沿岸，是因为济州岛产的鲍鱼在大小和质量上与其它地区相比均属于上等产品。(前揭书，1937，第13页)关于从韩末到韩日合并之前济州沿岸渔场发生的日本渔业的情况，姜万生(1986)的论文中有详细的描述。

154)金荣敦，前揭书，1999，第389页。

155)秦宽勋，前揭书，2004，第268-269页。

156)李起旭，前揭书，2003，第59页。

线，这成为了潜女们踊跃向日本移动的契机。因此，大阪成为移动的重要据点，潜女们正是受到了航线的影响。

第四，随着水产品流通经济的发达，商人团体作为媒介（中间人）加速了潜女们的移动。1910年代的异地移动中，虽然也有通过潜女们的丈夫两三个人共同购买渔船，然后让家人和亲戚登船独立移动的现象，但通过客主（中间人）招募后移动的情况还是占大多数的。<sup>157)</sup>这些男人当船主或领头人，并且还有监督的责任，他们招募村里的潜女，自己作客主或是与作客主签订合同的中间人。这些负责招募并兼任监工的人，成为釜山日本贸易商信任的部下，负责招募潜女。另外，也有与潜女结婚的当地客主去村里招募的情况。作为中间人的当地客主与居住在釜山的日本海藻商合伙，然后去招募潜女。<sup>158)</sup>



<图 1>日帝时期 日本明信片上 朝鲜潜女捕捞

(资料：德岛县立博物馆, 海人の見た世界, 2006, 第77页)

在这些朝鲜客主的背后，是以釜山为根据地的日本海藻贸易商。因此，潜女的移动其实是在海产品的生产和流通的体系中进行的，即以釜山为根据地活动的客主和海

157)到外地捕捞(出嫁)的形态分为独立型出稼（出海捕捞）和募集型出稼，其比例为4：6，后者更多。江口保孝，《济州岛出稼海女》，《朝鲜汇报》，1915，第166~170页。（李善爱，前揭书，2001，第35页再引用）。

158)李善爱，前揭书，2001，第35页。

藻商人集团的关系体系中进行的。也就是说，购买潜女劳动力的客主通过中间人进行招募，把潜女转移到当地后，潜女们采摘的东西再交给日本的海藻商人。所以说釜山是客主和海藻流通商的重要据点，因此，潜女们向釜山移动与这有着很深的根源。

最后，在日本帝国主义时期，潜女去外地捕捞成为了日本阿妈的替代劳动力。以下新闻报道为我们展现了当时的情况。其内容是，日本国内阿妈劳动力的短缺与城市偏好的倾向一并出现了，为了弥补这种人力空缺，因此出现了潜女的需求。新闻报道中的“朝鲜海女”即潜女，不仅是日本，蔚山等地也需要她们。此外，有1700多名的潜女去外地出海捕捞后更愿意留在日本，因此，蔚山等地担心找不到这些人力。由此可以推测出，由于对济州潜女劳动力需求的不断提高，这促进了潜女们去异地捕捞。

同时，如果说在那个时期对潜女来说是去异地赚钱的机会，那么对阿玛们来说，是脱离非传统的寻找不同生活方式的机会。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她们的身上都有了不同的时代变化。

近年内地海女渔业盛行的三重县和和歌山以及其它地区，随着时代的变迁，丰富多彩的风俗也流入到000穷乡僻壤的海女之间。特别是到了结婚年龄的年轻女子，她们开始不喜欢捕鱼，因为她们向往城市，因而她们想要外出的倾向愈发明显。在这些地区，海女渔业一直萎靡不振，加上海女资源短缺，近来招募的朝鲜海女也很多，今年也有相当多的（济州海女）出海到那些地区，蔚山方面担心今年会无法招募到预定的海女捕鱼人数。与此相关，去年在釜山近海捕捞的济州海女有1700多人。受此影响，今年减少到200人。<sup>159)</sup>

---

159)《东洋水产新闻》，“朝鲜的海女往三重和和歌山出稼”，1928年6月5日报道。

## 第六章 帝国主义的海洋和海洋资源

韩半岛周边海域和日本列岛各地海域成为对朝日渔民“开放的”通渔(捕鱼)海域。与技术条件恶劣的朝鲜渔民相比，日本的渔民移民到韩半岛沿岸，以移民的形式移居到渔村，是集体性的移居。相反，殖民地时期的朝鲜女性潜女们，则是在一定的时间内去异地出海捕鱼，是小规模或反复进行的。而且她们是被介绍人或带领的人叫过去一起去“寻找渔场”的。

她们主要采集的海产品并非是鲍鱼等贝类，而是海藻和石花菜类。用扎猛子的方式采摘的鲍鱼和海参不再是潜女们采摘的海产品，而是潜水夫们的采摘品，潜女们集中采集几种海藻，和以往相比，这是与日本帝国主义时期的一个重要的不同之处。当然，潜女们也不是完全没有捕捞鲍鱼和海参，但随着潜水器在韩半岛沿岸的广泛使用，潜女们主要采摘的海产品变成了海藻类，而且不是海带，而是石花菜与甘苔。这是为什么呢？

### 1. 工业原料——石花菜

通常被称为石花菜的天草是红藻类的海草。<sup>160)</sup>在春末初夏之间，可以在浅水区采集到。天草被寒风吹干数天，干燥时变白，被称为寒天（又名明胶，琼脂，石花菜等）。<sup>161)</sup>

石花菜多分布在寒流和暖流交汇的地区。虽然在韩国国内有很多地区产石花菜，但优质的天草一直产于济州和东南海岸一带。在一些渔村，利用天草制作夏季吃的凉粉等，但作为一种食用原料被广泛推广则是最近的事情。

根据古记录（延喜式），石花菜在日本很早的时候就是重要的交易商品，江户时代还被用作肥料。在日本的近代化过程中，天草除了食用（凉粉、羊羹）之外，还开发用于工业（原胶、酿造、涂料、印刷）、医药（排毒、缓解剂、理肠剂、膏药和绷

160)学名Gelidium amansil L.M.X.

161)三浦定之助，海草，佃書房，1943，第180页。

带、凝血剂)、化妆品、以及细菌的培养皿等方面。在医学、农业科学、水产学、酿造学等各领域都是不可或缺的。另外，国际上对寒天的需求也不断增加。日本于1892年向英国、德国、法国、俄罗斯、美国、加拿大、印度、澳大利亚、中国等地出口了寒天。<sup>162)</sup>

1892年，日本外务大臣海泽明清接到命令前往朝鲜近海做渔业视察。他曾说：“朝鲜产的天草质量虽不及日本本土的志摩和伊豆等地，但跟日本纪州的上等品几乎不相上下。”<sup>163)</sup>

区分	鹿角海萝 (釜山产的石花菜的一种)		石花菜	
	数量(斤)	价格(元)	数量(斤)	价格(元)
1888年	826,996	26,217	322,632	4,878
1889年	875,122	31,031	360,472	7,136
1890年	642,985	24,634	411,400	11,762
1891年	948,562	31,196	598,159	2,000

来源: 海泽明清(1894),《朝鲜近还渔业观察》。外务省通商局 第课(伊地知纪子, 前书, 2011, 第81页 再引用)。

<表4>显示了1888年至1891年通过釜山港出口到日本的石花菜的情况，在短短的4年间，日本的收益提高了约5倍。但石花菜早在1874年就已经是朝鲜出口到日本的商品之一。一同出口到日本的商品还有海参和鱼翅等。其中石花菜是排在第8位的出口商品。<sup>164)</sup>就这样到了19世纪后期，石花菜交易的价格很高，在1910年韩日合并之前，日本已经开始关注朝鲜的石花菜渔场。

162)伊地知纪子,《日本帝国与济州岛出稼潜嫂》，全球化时代的女性与生活实践，东国大学日本学研究所国际学术研讨会发表资料集，2011，第80-81页。

163)伊地知纪子，前揭文论文，2011，第79页。

164)金东哲，“通过《东莱府商买案》看十九世纪后半叶的东莱商人：与《東莱武任先生案》比较”韩日关系史研究创刊号，1993，第122页。

具有多种用途的工业原料——天草，在19世纪后期，交易的价格很高。在1910年韩日合并之前，日本就已经开始关注朝鲜的天草渔场。朝鲜天草出口日本是从1877年开始的。1893年，大阪丝绸制造商和商人工会为提高朝鲜产石花菜的质量，向釜山总领事馆发送文件，委托检查鹿角海萝（釜山产的石花菜的一种）的质量。当时，为了让丝绸有光泽，用天草做涂料涂在丝绸上，比日本产的质量更好，因此，受到日本丝绸制造商的青睐。再加上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政府禁止出售天草，要求全部交付，在战时体制下用于军需。<sup>165)</sup>

当时天草的主要用途是为了使丝绸有光泽而作为涂抹的原料而使用的。朝鲜产的比日本产的质量好，因此，受到日本丝绸制造商的青睐。<sup>166)</sup>石花菜与日本丝绸产业的发达和被作为工业原料的使用有着紧密的关联。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禁止出售天草，要求全部交付，在战时体制下用于军需。有人主张说日本在朝鲜开采天草是为了扩大日本帝国势力，因为这是筹集资金的重要基础。因此，这个主张是具有说服力的。<sup>167)</sup>

每吨石花菜的价格远远高于其它的海藻。在1916年石花菜价格最低，但跟朝鲜人最喜欢并赋予特别价值的海带相比，石花菜的价格仍是海带的66倍。另外，1930年石花菜的价格最好，那时石花菜的价格是海带的1066倍。对于济州海女来说，在维持生计方面石花菜渔场比鲍鱼渔场更值得依赖，这里所指的是庆尚南道的渔场。<sup>168)</sup>

石花菜的价格远远高于其它海藻。1916年市场价格与海带的价格相比高出66倍，1930年的价格差距为1066倍。石花菜的价值远远超过了海带，意味着工业原料比食用更重要，这也反映了社会的变化。

1915年，去外地出海捕捞的潜女中有1700人在庆尚南道的渔场作业，300人在南海岸多岛海周边作业，另外还有500人在其它地区作业，总共2500人。<sup>169)</sup>很多口述资料中提到的浦项九龙浦是具有代表性的石花菜产地。被采集的石花菜通过釜山和木浦

---

165)三浦定之助，前掲书，1943，第184页。

166)金洙熙(音)，《日帝时代济州海女的海藻类采取与入渔》，《济州海女:抗日运动，文化遗产，海洋文明（济州海女博物馆开馆纪念国际学术会议资料集，2006.6.7.~8）》，济州海女抗日运动纪念工作委员会，2006，第73~74页。

167)伊地知纪子，前掲书，2011，第81页。

168)金洙熙，前掲文，2006年，第78页。

169)江口保孝，《济州岛出稼海女》，《朝鲜汇报》3号，1915年5月1日 金洙熙，上一篇文章，2006，第79页再引用。



出口到日本，1926年当时在釜山交易的石花菜占总体的73%。<sup>170)</sup>

潜女们根据石花菜的采摘时间而移动，那时当地的客主把从海藻商那里得到的资金，以前渡金(定金)的形式给潜女们。<sup>171)</sup>除划船移动的潜女外，她们乘汽船后再乘帆船，二三十人为一组前往各地。有时沿东海岸北上劳作，九月下旬到达清津，再坐汽船返乡。<sup>172)</sup>

## 2.战争中使用的海草——甘苔

日帝时期被“积极”采摘的另一种海草是甘苔 (Eckloniacava)。甘苔是一种褐藻，像海带一样，在水深2米至10米之间的礁石上群落生长。<sup>173)</sup>分布于韩国南海岸和济州岛、日本九州北部和本州岛中部等太平洋沿岸。在寒暖流交错的地带长势良好，是鲍鱼食用的最佳食物。

甘苔由来已久，被多种多样地利用。日本还会把甘苔材料用于治疗神经痛、风湿病等，把它当成良好的入浴剂来使用。明治中叶(19世纪后期)用它来生产碘。除医用外，还可以把它当作促进家畜生长的饲料。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开始，它被制成粉末，大量出口到美国。不同地方的甘苔的成分含量也不同，但有一种说法是，“三重县的甘苔含碘量居日本第一，其次是房州(房总半岛)”，可见三重县的甘苔很有名。

朝鲜时期的传统利用方法是把被台风冲过来的甘苔作成肥料。甘苔的重要性可以从食物链的关系中找到，因为它是鲍鱼的主要食物。不夸张的说，甘苔与鲍鱼的关系是不可分割的。有一句日本俗语是这样说的“一块甘苔暗礁就相当于稻田十町步(3万坪)”，甘苔生长的岩石就像鲍鱼居住的房子一样。但是开始用甘苔制造碘以后，鲍鱼食物消失的问题在日本也引发了一些争议。<sup>174)</sup>

---

170)金洙熙，前掲文，2006，第80页。

171)前渡金是指去外地捕捞活动时，事先预收的一种定金。本来是指支付商品和原材料等货款的金额，而钱也变成了引发去外地出海捕鱼的主要动机。但是，根据当地情况，在无法实现入捕捞或渔场不景气的情况下，因无法保全收入而出现人身拘束，因此会产生很多纠纷。

172)李善爱，前掲书，2001，第35页。

173)学名为Ecklonia cava。海带科褐藻。

174)三浦定之助，前掲书，1943，第128~129页。



日本开始积极利用甘苔，与太平洋战争有很大关系。不仅制作了大量切碎的甘苔供食用，还被用作火药的原料。日本下达了甘苔纳入令，需要的量由各渔村供给。<sup>175)</sup> 这个过程我们可以通过一个人物的自传来了解。

石原圆吉出身于三重县志摩半岛中央的和具，他是日本水产业的先驱，为地区社会做出了贡献。因此，他被人们所熟知。1895年，他不仅在家乡和具，在其它地区也鼓励建立水产加工场，制成的水产罐头也被作为战时粮食(即军需品)出口。在他创办的工厂中，也有利用甘苔作为原材料的碘工厂。以甘苔为原料，一部分用于加工药品，其它部分最终加工成钾。钾制成氯酸钾，也就是火药的原料。<sup>176)</sup>

1894年甲午战争和1905年日俄战争之际，日本军部鼓励增产，当时各地都进行了暂时性的大批量生产。<sup>177)</sup>和具隔壁村片田也建了碘工厂，在最鼎盛的时期曾雇佣了数百名员工，生产十分活跃。不仅如此，为了增产，石原还在济州岛城山浦和西归浦设立了工厂。他接到陆军省和农商务省下达的命令，要求他必须完成4000吨的交付量，为此，他在济州岛建立了工厂。<sup>178)</sup>

济州岛的城山浦以日出峰闻名，但殖民时期这里曾是日本人居住并建造水产加工工厂的地方，那里曾是日本人往来最频繁的地方。

据1925年出生在该村并一直从事潜水捕捞工作的申永春的口述，城山浦曾有多多个水产品加工厂，而且他们进行过甘苔的采摘。

笔者:运营甘苔工厂的人是.....?

申永春:都是日本人啊? 是在日帝时期。

笔者:工厂都在什么地方?

申永春:先往右边再往走边，过了这座小山就是甘苔工厂。做罐头的工厂。工厂不大，他们给多少就做多少，如果给了几千公斤的话，我们把甘苔放在铁锅里烫一下，给他们就可赚钱。

---

175)三浦定之助，前掲书，1943，第146-147页。石原翁伝刊行会，《石原圆吉翁传》(1969，いさな書房，第32-34页)。

176)氧化力大，与有机物、红磷、硫等一起加热后会发生爆炸。除用作火柴、烟花用火药、炸药等原料外，还用于制造漂白剂、染料、医药品等。

177)志摩町史编纂委员会编，《志摩町史》，2004，第161页。

178)石原翁伝刊行委，参见前掲书，1969。据说日俄战争胜利后，该工厂变成了沙丁鱼工厂。志摩町史编纂委员会，前掲书，2004，794页)但根据当时居民的口述资料，可以确认在殖民地时期，城山浦的甘苔工厂并没有完全消失。

就像那样反复地烫几次就可以做成罐头卖往日本了。也就是往日本出口。接到羊栖菜也一样烫好晒干，而且都是女生来做这些工作，都往日本出口。这都是日帝时期的事情。全部都是甘苔工厂，罐头工厂，羊栖菜工厂。

笔者:工厂很密集。

申永春:我从羊栖菜工厂出来后，很久没做那个工作。先往右再往左走就是。这些房子建了很久了，从这边到那边全部都是甘苔工厂。中间是羊栖菜工厂，它旁边是罐头工厂。很密集。从后面开始一直到这里到处都是甘苔工厂。那时甘苔工厂规模很大。太可怕了。他们把甘苔凉干，再烘干，然后制成团儿，打散，再煎成碘。听说没有碘不能做的东西。都是碘!

笔者:您采了甘苔做什么呢?

申永春:现在不采了，那时候采过。后来都是用船采集，收集在一起用船运输，那时吾照里和城山的规模很大。

笔者:那您的母亲也采集过吗?

申永春:我的母亲也采集过甘苔。把一堆抱在怀里。用大船运，直接采集来的和烘干成团儿的按斤卖掉。工厂把它打散再加工。城山附近全部都是甘苔工厂，羊栖菜工厂和海螺工厂。<sup>179)</sup>

在城山浦的加工厂里，除了海螺和羊栖菜罐头之外，甘苔厂还把甘苔烘烤，把凝固成团儿的东西再打碎后煮沸。据说，他们用这种方法熬制出了“碘酊(碘酒)”，因此，村民们把甘苔厂称之为“碘工厂”。

然而，据朝鲜总督府文件记载，济州岛甘苔由神奈川县籍的铃木垄断收购，被佐贺县的松尾告发取消了资格。还有档案报告显示，采甘苔“为碘之原料，特许收购，反让岛民得利”。<sup>180)</sup>这暗示济州岛的甘苔被独家收购，日本人针对收购甘苔展开了竞争。但铃木先生称自己有“获得专利的原委”，主张垄断购买权，但其“原委”却没有进一步提及，因而无从得知。甘苔是整个殖民时期最有名气的海草，至少在那段时间里，甘苔不只是鲍鱼的食物，而是日本的军工原料。

### 3.应用于采摘鲍鱼的西洋潜水技术

179)2013年8月14日，在家中面谈（济州特别自治道，前揭报告，2014，第240页）。

180)《统监府文书册一》的《12.农工商务部事务债1.2(8)与韩国政府的交涉事项》（韩国史数据库网站，<http://db.history.go.kr>201.10.14搜索，搜索词：甘苔）。

那么那段时期是谁抓鲍鱼呢？日本对朝鲜的殖民统治在海上也有了新的变化。如果要问有没有像石花菜和甘苔一样名声大振的东西，那就是戴着头盔的潜水员，也就是潜水夫们采摘鲍鱼的技术变化。

江户时代末期，日本引进了很多西洋文物，潜水器船就是其中之一。大场俊雄说，日本最早使用潜水器船是在1858年，当时长崎的饱之浦海岸的码头还在修筑。被称为“泳气钟”的潜水器船，当时是把箱子浸入海中，人则进入到箱子里。<sup>181)</sup>就这样在海中作业更有优越性的潜水器船在横滨登场了。1866年，日本为了修理停留在横滨港的英国弹药仓库船的船底使用了英国军舰瓦罗莎号上的头盔式潜水器船。潜水员穿着橡胶服，戴上头盔潜水，穿上鞋子，呼吸着从船上和陆地输送到头盔中的空气潜水。而这项技术于1877年被千叶县房总半岛的一个村庄应用在了捕捞鲍鱼上。<sup>182)</sup>

日本曾通过长崎向中国出口干海参和鲍鱼以及“俵物(鱼翅)”。引进潜水器船的话，可以大量开采高价鲍鱼，可以获得高收入。因此，当地士绅们很快开始引进潜水轮船。阿妈较多的三重县，为了大量捕捞鲍鱼也积极引进潜水器。1879年12月，有记录称在海岸村的士绅们聚集一堂，对潜水器捕捞鲍鱼的安全性和效率性进行过讨论。第二年1880年1月，从位于伊势湾入口处的答志岛开始，依次在相差、波切、越贺等地进行了潜水器试验。各村的士绅们联手，试办了一台潜水器，1878年以后，在短短地一到两年时间里，潜水器就在日本全国范围内推广开来。<sup>183)</sup>

但政府对这一新的渔业技术的监管始终不够完善，潜水器的无限制使用导致了鲍鱼的滥捕。以1881年在三重县作业的潜水器船为例，每天1艘潜水轮船捕捞的鲍鱼为450公斤至675公斤。<sup>184)</sup>不久后，担心鲍鱼资源枯竭的限制措施开始在日本各地出台。三重县答志岛的答志于1880年开始使用潜水器捕捞，在1882年三重县颁布了潜水器的使用规则。北海道于1879年开始使用潜水器捕捞，1881年规定了禁止在水深15尺以内进行潜水器捕捞。千叶县于1878年开始使用潜水器渔业，于1884年通过县内水产集谈会通过了潜水器使用的限制规定。最终，农商务省于1882年向沿海地区下

---

181)这是1793年通过在出岛(Dejima, 日本江户时期的人工岛)的荷兰商馆订购的英制潜水器。上部有气孔，留有玻璃窗，以便能看到外面。1834年抵达长崎开始使用(参见长崎造船厂史料馆在线资料)。

182)大场俊雄，《房总的潜水器渔业史(房總の潜水器漁業史)》，仑书房1993，第10-15页。

183)大场俊雄，前揭书，第16页。

184)大场俊雄，前揭书，第20-21页。

达了潜水器渔业的管制办法。曾用于船舶修理和沿岸建筑工程等的潜水器技术，在应用于村庄渔场鲍鱼捕捉的二年或三年后就被禁止。<sup>185)</sup>

然而，已被验证能够进行大量开采的潜水轮船并没有完全消失在海洋之中。1879年进入朝鲜的潜水企业家们把济州岛分为5个区域，采集了鲍鱼和海参。那时候仅有一艘，到了1906年从300艘增加到400艘。<sup>186)</sup>日本沿岸的潜水器捕鱼者们新“开拓”的海域除了韩半岛周边海域以外，还有加利福尼亚近海和南太平洋。据石宙明的记录，20世纪初在济州岛捕鱼的日本人的渔业情况如下(表5)所示。

〈表5〉朝鲜末期在济州岛的日本人渔业统计							
年度	纳屋数	潜水器	鱧绳*	鲷绳	一本钓	裸体蚤	乘船人数
1900	11	18	25	30			457
1901	16	23	32	35	15	10	846
1902	18	23	40	45	20	12	1007
1903	22	30	50	50	20	12	1160
备注：一艘潜水器是普通9人乘，鱧绳(上乘，原文中是良乘)是7人，鲷绳是4人，一本钓是4人，裸体蚤(阿妈们的渔业)是20人乘。(石宙明,《济州岛随笔》，西归浦文化院, 2008b, 第271页)。							

那么，韩半岛周边海域是否存在潜水器船滥捕的现象呢？1908年，渔业法限制了潜水器的数量，1931年却在朝鲜总督府的指导下成立了潜水器渔业合作社。当时虽然划定了捕捞区域，限制了潜水器台数等，以及规定了资源保护的内容，但那时济州岛沿岸的水产资源却已经处于荒废状态。<sup>187)</sup>朝鲜总督府唯一一次下达禁止捕捞鲍鱼的命令是在1932年的庆尚北道地区。因此，有两年的时间捕捞鲍鱼的行为是被禁止的。<sup>188)</sup>虽然有规定限制，但实际上形同虚设，而且鲍鱼的生产也与当地渔民的收入无关。根据当时的新闻报道，1935年庆尚北道有16艘庆尚南道下属的潜水器在作业，

185)大场俊雄，前掲书，第18-19页。

186)稻井秀左卫门，前掲书，1937，第15-16页。

187)伊地知纪子，前掲文，2011，第78页。

188)据《东亚日报》1932年5月28日的报道可知，该施行令在日本的千叶县和宫城县已经被施行过，但在朝鲜下达捕捞鲍鱼禁令尚属首次。

加工成鲍鱼罐头出口到中国 (<表6>)。 189)

〈表6〉1935年庆尚北道水产业情况				
按渔业分类		从事船(艘)	船员(名)	捕捞量(元)
潜水器	朝鲜人	0	0	0
	日本内地人	16	96	26,693
裸潜	朝鲜人	0	296	14,220
	日本内地人	0	0	0
捕贝採藻	朝鲜人	653	4,542	127,592
	日本内地人	24	59	1,413
总计(包括其它渔业)	朝鲜人	5,915	29,204	1,968,138
	日本内地人	1,204	10,101	3,739,135

资料：《东亚日报》，1935年8月7日报道。表格由笔者填写。

可以说，从1879年到1945年的66年间，潜水器船的鲍鱼滥捕作业一直没有得到管控。早在1910年，济州的鲍鱼变小了，“朝鲜的沿海地区没有不产鲍鱼的地方，其数量也非常丰富”这句话<sup>190)</sup>至少在济州岛已经成为过去了。

日本海女说：“鲍鱼以甘苔为食，以天草为副食，是日本第一美味。”鲍鱼吃了甘苔和天草，因此长势良好，其味道是首屈一指的。在济州潜女们的民谣中，出现最多的海鲜还是鲍鱼。<sup>191)</sup>海产本身不仅具有珍贵的价值，和海产有着生态食物链关系的其它海产也同样重要。但由于日本帝国主义、殖民地渔场以及现代技术的结合，韩半岛周边海域出现了海洋资源的滥捕现象。这不仅没有考虑到食物链生态系统的安全，对生态系统也造成了破坏。

189)《东亚日报》，1935年8月25日报道。

190)朝鲜总督，《韩国水产志》，1910(秦宽勋前揭书，2004，第259页再引用)。

191)金荣敦，前揭书，1999，第328页。